

續文獻通考詳節



知社考臣等謹按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天地祖宗王后禮禮制度考文當取法於唐虞三代之而折衷其禮周官一書於禮祀特詳曰樂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曰至祀地於澤中之方丘天為天子上帝地謂皇地亦覆載異體陰陽北位則天地分祀為不易之典自鄭康成引鐵緯以釋經而稱知感生之說蓋論神祖之言豈擬演雜後也往往襲用之漢元始中王莽復長安南北郊天子親合祠於是應代相沿多主合祭宋自甯宗以前其詳馬考遂知祀無考金史禮志載方丘儀文甚備而親祀攝事不着於篇則固未嘗行也元武宗至大間博集眾議有意討求百禱至延祐而其事遂廢惟明太祖開國之初即立圓丘方丘及建號元改詔儒臣定禮然後方丘亦行之數年而罷迨世宗嘉靖後南北郊分祀遂為定制至於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精意以享宮采昭假始終弗懈乃有合於明察之義考陳祥道禮書古者正祭有常數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農祈穀於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春祈穀於上帝而如是也夏祈穀龍見而寔是也秋報即月令季秋大享帝謂冬報周禮冬至是圜丘是也歲祭地者一夏曰至於澤中之方丘是也記曰惟聖人為能饗帝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凡祀且然況天地乎而稽諸史志宗以知禮費嘗繁鉅巨祖宗已不能歲舉南渡而後陵夷至理度二宗相繼在位五十餘年間僅各一躬親金元兩朝著於史者終其代不過三四舉惟明太祖以迄武宗率無不親郊者世宗赫然制作銳意復古定兩郊分祀之典而其後溺於元修大禮廢廢神宗荒忽莊烈垂亡固無論矣若天郊祀而外社稷為重其禮禮之外遠下而周禮匠人所謂左祖右社則王之太社也不得與后土混糞待土而生故言社不言稷明世宗於太社稷之外復於西苑立上帝社帝謂即籍田之先農也雖取王自為立社之文而後生故言社不言稷明世宗於太社稷之外復於西苑立上帝社帝謂即籍田之先農也雖其後併祀典亦多廢隆明太祖洪武二年建壇祀先農親耕為天下先再傳而後躬耒耜者簡冊所紀寥寥蓋自古帝王敬天勤民慎終始若斯之難也其他日月星辰山川之屬或專壇或從祀歷代因革不同今欲端臨舊例依類該載以資考鏡祈告為王者受福廣成大典且多屬郊廟故移置於高標之前其高標已下四門變通舊例別有群祀考闕顯高五帝一門元則合祀圓丘明則除之自南宋以來六宗四方之祀久廢封禪之禮不行故歷從闕畧焉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二

郊社考

知

宋理宗寶慶三年十一月詔令歲郊祀大禮倭舊制外來輿服御及中外支費皆從節約

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朔郊

遼祭山儀 設天神地祇於水華山東向中立樹前植群樹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樹以為神門皇帝皇后至伊勒希巴具禮儀牲用酪白馬元牛赤白羊皆壯健臣曰祈鼓伊喇殺牲體割懸之君樹大巫以酒酌牲禮官曰多噶倫穆騰奏儀辨皇帝服金文冠冠白綾袍絡帶懸魚三山峰垂飾犀玉刀錯絡鑊馬靴皇后御綠綵紅袍纓玉佩雙結帕絡履馬靴皇帝皇后御紫馬群臣在南命婦在北服從各即階殿之色以從皇帝 謹按遼初立國不知郊祀之禮自可汗創為祭山之儀歷代因之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 命宰臣議配享之禮左丞石琚言按禮記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蓋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兩廣魏晉以來皆以一祖至唐高祖始以高祖太宗宗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宗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為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帝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為法今止當以太祖配又謂宰臣曰本國拜天之禮甚重郊社之禮豈可不行 金史蘇舍理良錫傳曰時有事南郊良錫為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議行是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良錫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擢為

元世祖中統二年四月躬祀天於舊桓州之西北西馬溝以為禮 時皇族之外無得與祭

成宗大德二年左丞相哈刺哈斯集議建南郊為一代定制 元史表稱傳曰大德初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

建南郊猶通二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數議圖立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圖即作知議后土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如非古也作祭天無圍歲議燔柴見於古禮周官以禮祀不為大其義各有旨作燔柴壇議祭天之牛角論採用牲於郊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美作祀不當從祀議郊質而專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即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羊為禮也

卜不得常爲宰作如非子曰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遺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禮尊官推其博多采用之博以明太祖英元八年八月園丘成先是丙午歲命有司營建廟社至是告成園丘在京城東南正陽門外鐘山之陽爲壇三成上成下二上寬輒及四面闢千皆以玻璃爲之壇去壇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繁以輒四面爲櫺星門四面直門外各爲甬道其廣皆視門天庫五間在外垣北南向神廚五間西向庫五間南向宰牲房三間天池一俱在外垣東北隅坊一在外垣外橫甬道東西燔壇在內壇外東南內地高九尺廣七寸開土南出戶

太祖寔錄曰英元十一年上沐浴出園圍印額謂起居汪憲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上曰古人于郊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忘矣洪武元年二月定郊社禮歲必親祀以爲常九年五月將有事于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帝命翰林侍讀學士李漣考古制以開漣對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鄉而行喪事服傳云宮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既葬而祭宋真宗時有內喪太常禮院言準禮宜祭天地社稷夫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帝然之遂有三年之喪不廢郊社之禮

十一月始祀上帝于園丘 三年正月增祀風雲雷雨禮如太歲七年七月增設天下神祇壇于南北郊四年正月增祀壇于中郊 先是三年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門十有二立園丘于洪武門外立方印於左甲第門外

十年十一月始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是年秋帝感齋居陸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於南郊及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親製祝文以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遂定每歲合祀于孟春爲永制

十二年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 正殿三壇昊天上帝皇地祇增俱南向仁祖配位壇西向各壇陳設仍舊儀惟仁祖配位用蒼璧前期皇帝致齋五日至期奠玉帛進豆三獻俱先上帝次地祇次仁祖命魏國公徐達等分獻從壇禮畢還御奉天殿百官行展成禮畢祭也自齊晉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字澄齋升壇星輝彤煥慶雲光彩燿煜帝心甚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一 郊社考

悅教中書省臣胡惟庸等曰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其禮起於古先聖王周禮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乎誠而人心巨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若文太過使禮煩人倦而厭弗享非禮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天地上下皆悅若有貽鑒鑒於朕心尚其夙夜無怠以答神明之休祐復親作大祀文並歌九章以紀之

成祖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北京郊壇成 建於正陽門南之左以周垣周九里三十步規制禮儀悉如南京惟增祀天壽山于北獻壇十九年正月甲子命皇太子詣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玉甲戌大祀禮成 謹按成祖慶幸北平遇祀先期自行在遺官齋書論太子令代祭答曰永樂某年正月某日大祀天地于南郊命爾自行禮其潔精致齋恪恭乃事禮畢太子亦遣官復命率以爲常至是建都北平始罷南郊祀國有大事則遣官告祭云

宣宗宣德八年正月詣齋宮罷早朝 故事先一日詣郊壇宿朝百官後乃行常禮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廟俯閣請齋品至暮浴手衛請放煙火不許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益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煙火乎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議南北郊分祀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章忠制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敬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大學士張璠書稱燔祭天又曰類於上帝考經曰祀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理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帝銳欲定郊制會給事中夏言

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又爲殿而屋之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文諸儒匡衡劉向世安朱喜等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時慮事體艱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臣周禮禮記爲書不足引據於是言復上疏言周禮一書於祭器爲詳大司馬以祀天神夏曰澤中則有禮祀農稷植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沈沈編華之禮大司樂冬至曰地上圓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曰澤中則有禮

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

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宗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如養之書每頓府藏從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違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於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如禮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鏞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五者尚書李鐸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嵩等一百九十八人

十月團丘成明年夏祀如亦成分祀之制遂定

十一月祀上帝於團丘奉太祖專祀先是給事中夏言疏言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禮之經當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於二至自奉太祖配南北郊歲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大學士張璠崔鑾等言二祖分配於歲末猶且錄仁宗所撰敕諭並告廟文以違大學士張璠乃言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分宜乎上禮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又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古也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分宜乎上禮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又未免有失於今也竊以天地之配非分宜乎上禮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並配宜從今制對皇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責璠前後廢志非忠愛之道於是禮臣復上議南北郊雖曰仍奉實今日新創請如聖訓俱奉太祖獨配天大祀殿則太祖所創今乃不得偏享於中竊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曰仍奉二祖並配則既後有禮又存祖制禮意人情兩不為失疏入復諭璠曰二至祀典自今日始當奉太祖獨配孟春特名祈穀實存祖制當如仁宗之舊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璠對皇上謀祀祀大典本求至當可行之道今議者以團丘方澤皆以太祖配以為皇上新制以大祀殿祀上帝以二祖配以為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大祀殿既可以二聖並配團丘何獨不可新制舊制之說臣之所不辭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七十二

郊社考

臣竊維斯禮之議本因天地不可並祭雖於龐難若祖宗並配原無可議臣惟今日郊祀之議有簡易可行之道足可繼承者因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萬一兩宮屆期亦可備而成禮北郊建壇以祀皇地祇亦以二祖配之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圖且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之祭典也不可廢雖故臣將順皇上為之蓋宜於古而宜於今而今惟求心之安而已帝意終不可奪

十年正月祈穀於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明初未嘗行新數禮至是始以孟春上辛日行於大祀殿奉二祖祀禮畢帝心終以為未嘗論張璠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上奉太祖配親親製祝文更定儀注改用樂舞新禮視大祀稍殺帛減十一不說從壇不燔柴者為定式

十三年二月詔更團丘為地壇十五年定進大報等祀日冊儀

神宗萬曆三年十一月大學士張居正進郊祀新舊圖考疏言皇上肇舉郊禮大典臣等謹輯郊祀新舊圖考進呈舊禮者太祖所定新禮者世宗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分合不一大率合祭為多國朝自洪武後皆合祭至嘉靖始建分祭之制議者或以合祭為便顧益重曲未敢輕議謹輯禮書二冊謹按明初最嚴祀太祖以後無不親郊者成祖北巡聞令太子攝祀其以疾改卜郊上太祖洪武六年孝宗弘治二十六年兩郊而百餘年中肅奉明禮對越罔懈事天之誠皇宗諸君慕之速也惟武宗末年屢以遊豫改卜郊然亦未敢輕廢世宗嗣後親意制作改合祀為分祀祀太祖並配敬然排眾議而為之斷合於三代之禮用敬可謂勤矣三年南郊而親製大報歌亦有慎始圖終之語乃祀太祖未幾遂至連代大享殿後事故作而祈穀仍於內殿行事且皇天泰號從奉虛稱容宗配天始設豐昵雖曰禮元極實殿乃過於方士幻妄之說非實有昭事上帝之誠也蓋帝議禮之復善者倫更始則博復之虛名而誠意有所不至繼乃崇尚元修感溺日深凡所改作皆廢置不復再舉而祖宗以來嚴恭寅畏之心蕩然無存再傳而至神宗怠棄尤甚郊廟之祀數十年一躬親不可謂非帝啟之也記曰惟聖人為能享帝者予為能享親理固不可易矣

宋寧宗嘉定八年九月祀明堂 吳泳繳進明堂御制狀曰臣嘗出入禮經讀却特牲謂登祈有報有辟焉讀周官太祝祀有祈福祥有求永正有強哉兵馬所謂登祀於郊宗祀於明堂者不但日報而已蓋滯內又安兵蓋不與年至於屢豐則鋪張揚厲而主報顯揚多事水旱間作未有冀字則禱禳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令典國家成法與自近歲詞臣所撰諸類多頌美形容之辭而少愛人憫恤之意矧今兵革未解民食孔艱陛下畏威一念如對上帝陸祀一忱若係赤子所宜因此時力致祈天永命之請臣用是輒援仁祖高宗兩朝故事載之御制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推廣此意深自貶損明示四方如建文間臣等得所上奏疏親閱臣益近臣近世將諸臣所撰赦文則庶幾可以近續天命感動人心仰昭陛下寬懷保赤之實

理宗淳祐五年九月祀明堂奉太祖太宗實宗並侑 三年將作少監權樞密都承旨韓祥言竊以明堂之禮累聖不廢嚴父配侑之典南渡以來事蹟不同高廟中興嚴宗北狩當時合祭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廢嚴父之祀以父在故也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嫁奉先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實宗之心有所未盡帝曰三后並侑之說最當
寶祐五年九月祀明堂復奉高宗升侑

度宗咸淳五年九月祀明堂徽宗奉理宗升侑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六月定明堂大饗禮 時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家居貧乏思效張瑰棹身片言取通顯上疏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 九月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奉睿宗配其議自豐坊始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罷睿宗配饗 禮臣言我朝大享自皇考舉行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視之則睿宗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帝從其請罷大享禮元極寶殿仍改欽安殿協心

祀后土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二

郊社考

四

金海陵天德以後始制北郊大定明昌其禮寔備 方工在通元門外當闕之亥地方壇三成成為于午卯酉四正陸方壇三周四面亦三門常以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工

元武宗至大二年十二月詔行北郊 先是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如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配帝皆是之至是尚書太尉右丞相克托等復言南郊祭天於園工大禮已舉其北郊祭皇地祇於方澤并神州地祇五嶽四瀆山林川澤及朝日夕月此有國家所當崇禮者也當聖明御極而弗舉行恐遂廢地制命即行

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太常等臣請立北郊不允 至大中議行北郊未行至是復請帝謙未遂議遂輟

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定北郊禮 時教禮官及儒臣定議中書省李善長等具歷代沿革以進遂定夏至祀皇地祇於方工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三年增祀天下山川之神禮如徽鎮七年增設天下神祇壇

二年五月始祀地於方工 三年五月奉仁祖配 十二年正月合配地祇於大祀殿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議南郊配祀 十年四月方澤成建壇於安定門外之東二成 五月祀皇地祇於方澤奉太祖配 既分建郊壇遂議祖陵山曰基運皇陵山曰翊聖孝陵陵山曰神烈顯陵山曰純德並天壽山俱從祀方澤居徽鎮之次仍俱祀於地祇壇九

考

宋寧宗慶元二年五月以旱禱於天地宗廟社稷 自後每旱輒禱或一歲再舉

理宗寶慶二年三月以久雨命從臣日一人禱晴於天空山八月十日復如之

瀟祐七年三月初五五月再祈六月大旱命侍從禱於天空觀音雲山祠

遼祐兩行色克色哩禮 凡天旱擇吉日行禮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於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以次各一射既三日雨則賜多囉倫穆騰馬四匹衣四襲否則以水沃之 謹按遼俗三日不雨則沃多囉倫穆騰馬古巫巫之意而反用之至穆宗應歷十二年夏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十六年五月以水旱泛舟

於池構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構俄頃乃雨是又未可以理論也

金凡旱十日於都門北郊望祀徽鎮海濱有司行事後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廟不雨仍從徽鎮海濱如
初祈後十日不雨乃從市禁屠截斷學廡造土龍雨作而報祀送龍水中

世宗大定十七年六月京畿久雨遭祈雨儀祈晴並命諸寺觀啟道場祈禱

明太祖洪武三年六月步禱山川壇 五月早帝齋戒擇日躬禱命后妃親執爨為農家食太子諸王躬饋於齋所是
月戊午朔四鼓帝素服單屨徒步出詣山川壇東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於地凡三日還宮仍齋於西廡壬戌大雨

宣宗宣德三年四月早遣成國公朱勇祭大小青龍之神 倪岳言給漫漶白大小青龍之神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
江南來寓居西山之尸陀林祕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幣幣新供奉者無忌時久早不雨二童子白於盧

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小一小型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
其事又別建祠於潭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宣德中敕建大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加以封號至今春秋遣順

天府官致祭嚴早違官祭告

世宗嘉靖十一年正月建雲壇 初帝欲於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雲禮給事夏言按左傳龍見而雲蓋已月萬物始
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為百穀祈膏雨也月令雲帝用威祭乃命百縣雲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已

月零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祭於南郊之旁先臣抑漚亦謂天子於郊天之別別為壇以祈雨後世此禮不傳邇有旱暵
輒假異端之術為祈禱之事不務誠感而以術詭誕亦甚矣禮意欲於郊擇地為壇壇孟夏後行禮臣以為孟春既

祈殺矣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時若則天霽之祭可省官道官言施行如雨澤愆期則躬行祈禱謂可乃建雲壇於園壇外
泰元門之東為制一後十二年言謂禮部尚書言古者大雩之禮命樂正習感樂舞並舞備聲容之和以宣陰陽之

氣謂於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時樂奏雲門之舞仍命儒臣括雲漢詩詞製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合歌
之且請增鼓吹數番教舞童百人青衣吹簫繞壇歌雲門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而上其儀視祈穀禮 王圻曰肇建雲

壇壇禮三獻樂九奏可謂和敬備而精誠遠矣夏於復泰此意以雲門者取雲氣出於天而致雨也或曰格天在誠禮

數則讀矣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二 郊社考

五

十七年四月大雩 謹按明代凡水旱災傷或躬禱或露告於宮中及奉天殿陛或遣官祭郊廟陵殿及社稷山川無
常儀至世宗始復古禮行雲祭建郊壇考曲備樂謂盛矣乃雲門之曲製而未作鼓吹舞童旋即報罷終帝之世

常祭止一舉厥後深居西內過水旱開禱於洪應雷宮及凝虛雷軒徇方士之說忘昭格之誠固不僅一書祀矣十七

遼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于齡節祭日月 四年十一月祭日月為駟馬都尉勸德祈福

金太宗天會四年正月朔始朝日於乾元殿而後受賀

章宗明昌五年三月初定日月常祀 朝日壇曰大明在中都施仁門外東南當關地門壇皆同方正月壇曰夜

明在彰義門外西北當關西地掘地圩之高埋其中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

明太祖洪武三年正月定期朝日夕月禮 元年定郊祀禮以日月從至是議專祀乃建朝日壇於城東門外夕月壇於

城西門外神位以松柏為之長二尺五寸廣五寸許高五寸未實金書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於

月壇二月朝日於東郊 初定為上祀後改中祀 八月夕月於西郊附祭周天星辰

二十一年三月罷朝日夕月 帝以大明夜明已從祀郊壇乃罷專祭

世宗嘉靖九年五月建朝日夕月壇 初帝問輔臣張璠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且日月照

臨其功甚大今太歲等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義所不安璠對以國初正祭之禮載在舊典今朝日夕月

不復舉行蓋缺典也宜講求以復禮制遂與兩郊如並復建朝日壇於朝陽門外二里許東向建夕月壇於皇城門外之

南二里許東向朝日無從祀夕月仍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為一壇南門附馬祭其方之色因詔求紅黃二玉不

得暫用紅瑪瑙水晶仍極意購求終不獲回館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產阿丹去吐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

峙自為雄雉有時自鳴乞食宣德時下番事例往求可獲部臣以違官非例止責陝西撫按於邊地訪求源一

時自為雄雉有時自鳴乞食宣德時下番事例往求可獲部臣以違官非例止責陝西撫按於邊地訪求源一

時自為雄雉有時自鳴乞食宣德時下番事例往求可獲部臣以違官非例止責陝西撫按於邊地訪求源一

時自為雄雉有時自鳴乞食宣德時下番事例往求可獲部臣以違官非例止責陝西撫按於邊地訪求源一

時自為雄雉有時自鳴乞食宣德時下番事例往求可獲部臣以違官非例止責陝西撫按於邊地訪求源一

時自為雄雉有時自鳴乞食宣德時下番事例往求可獲部臣以違官非例止責陝西撫按於邊地訪求源一

時自為雄雉有時自鳴乞食宣德時下番事例往求可獲部臣以違官非例止責陝西撫按於邊地訪求源一

時自為雄雉有時自鳴乞食宣德時下番事例往求可獲部臣以違官非例止責陝西撫按於邊地訪求源一

宋寧宗嘉泰元年四月詔以嘉邸府政充開元宮以奉歲感 東都社稷感於開元陽德觀南渡後即太一宮建殿祀之至是命改潛邸為宮殿曰明離祀以立夏四年以臣僚言關伯已封王爵不當抑為真官侍立星像之側詔臨安府即殿之右別建關伯宣明王殿
遼太祖九年君太一神數見詔圖其像

金章宗明昌五年三月初定風雷雨師常祀 為壇於景風門外東南闕之巽地歲以立春後且日祀風師又為壇於端禮門外西南闕之坤地以立夏後申日祀雨師其儀如中祀其祝稱天子謹遣臣某云
元世祖至元五年十二月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於司天台 謹按元代祭星例於司天台或回回司

二年正月分建天地祇壇 帝既以太歲諸神從祀園工又合祭星祀壇已而命禮官議專祀壇壇禮臣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 歲行一次歷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雷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

之唐末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歲十二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雷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實之又增書師而雨師之次因升為中祀宋元因之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瀆諸神祇皆祀於城南寧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考唐制以立春後且日祭風師於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祭雨雷於城

東南今觀天地之生物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其失享祀本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為一壇岳瀆諸地祇合為一壇春秋專祀從之遂定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壇據高皇南向高二尺五寸方廣二丈五尺四出陞南向五級餘各三級外垣周二

三年二月合祀天神地祇於一壇
九月詔設壇祭周天星辰 帝謂中書省臣曰日月皆尊壇祭而星辰乃附祭於月壇非禮也宜別設壇專祭 謹按天神壇止祀風雲雷雨不及星辰而元年諸星之祀又止靈星司中等不及周天星辰以星辰附祭月壇故不專祀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節 卷十二 郊社考 六
茲雖建壇躬祀亦未幾而罷祭不欲增經久而後論定可謂審於禮者矣

社稷 王國禘
金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建社稷壇於中都 十年二月祭社稷 時有司奏請御著祀版帝問石琚曰當書乎琚曰故

事有之帝曰祭祀典禮禱等慎之無使後世譏誦宗尊諡太祖宇文虛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事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

元世祖至元七年十二月敕歲祀太社太稷 謹按元時定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日社稷曰先農曰宣聖有司常祀者五日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嶽鎮海瀆曰風雷雨師皆以社稷為首歲率為常

二十九年七月建社稷壇 謹按世祖紀曰二十九年建社稷於和義門內壇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為主飾以五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墀墻坎墻垣悉做古制別為齋廡門廡三十二楹志則云三十年始用舊或議建社稷蓋先一年

議創建至是始告成工紀則約志成文年月不妨互見耳
明太祖吳元年八月社稷壇成 壇在宮城西商社東稷西皆北向

洪武元年二月定社稷禮 先是敕禮官及翰林太常諸儒臣定郊社宗廟禮至是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各具沿革以進遂定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親祀社稷以勾龍后稷配

三年八月建壇祭殿 初帝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學士尚安言禮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於宮宮堂祭從之二年命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

五間以備風雨至是成
十年八月改建社稷壇 帝既改建太廟以社稷園初所建因前代之制分祭配祀皆未當下禮官議尚書張善言請

社稷同壇罷勾龍畢配位奉仁祖配享帝善之遂命改建於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壇壇二成
十二年二月祭社稷奉仁祖配 惠帝簡文元年祀社稷奉太祖配徽仁祖位

成祖永樂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壇成 孝宗實錄曰故事社稷壇春秋祭每用鋪壇五色土二百六十石順天府民

成祖永樂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壇成 孝宗實錄曰故事社稷壇春秋祭每用鋪壇五色土二百六十石順天府民

取而輸之神宮監石加八斗治五年正月順天府尹言土以飾壤裹取別其方色初不以為多為實況小民取之山谷勞費不貲請者為定例庶民勞可紓而有司亦無延誤之失命工部尚書曾俊會神宮監太常寺數用土多寡之數俊等至環相度言常年所輸土用以鋪壇厚可二寸四分若厚止一寸則僅用百一十石而足遂命鋪壇土止以厚一寸為度今後依此數辦納

世宗嘉靖九年一月祭社稷仍以句龍后稷配 是年正月諭禮部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先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命集議以聞羣臣如帝旨乃以更正社稷配位禮第告太廟社稷遣官告句龍后稷遂藏太祖太宗二配位於寢廟

三月辛酉祝發帝社帝稷 初親耕禮成以給事中王璣言欲推行耕藉之道禮部議西苑地寬宜令農夫墾藝其中上以春秋昭孝觀省收其所入輸之神倉既悉小民艱苦之狀且得致潔清於神明耕藉之實孰大於是帝可其議命建土穀壇於興風亭西初定神牌曰五土五穀之神帝米帝藉之義改五穀壇為帝社帝稷乃更題曰帝社之神帝稷之神每歲春秋告謝用仲月上戊次日後改用戊戌若戊戌在望後則仍用上巳屆期命文武大臣十二陪祀穆宗隆慶元年正月罷帝社帝稷 禮臣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無據於類數宜罷從之 禮三

祀山川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十二月詔海神為大祀春秋遣從臣奉命往祠 遼太祖上元十一月祠木葉山 謹按木葉山在永州為其丹始祖肇土迹之地遼興尊為鎮山歲時幸臨於拜山過樹及詣善慶堂後必親致祭兼及遼河之神

金世宗大定十五年三月冊長白山神為異國靈應王祭如鎮鎮每歲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致祭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詔加嶽瀛四海封號各遣官詣祠致祭 中統初遣道士或到以漢官至是年正月詔加上東嶽為齊天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元聖帝中嶽中天大寶崇聖帝加封江瀆為廣德順濟濟河瀆靈源宏濟王淮瀆長源濟濟王清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一 郊社考 七 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澤靈佑王 明太祖洪武二年正月分建地祇壇 帝以太歲山川諸神合祭城南木末有壇壇合禮官定制至是禮官議上略曰虞舜祭四嶽王制始有五嶽之禮周官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鄭注以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詩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則又有四海之祭蓋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則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官領於祠官及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天子不預焉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廢五嶽官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始有使者持節代祀嶽瀆之禮由魏及隋嶽鎮海瀆官即其地立祠祠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祀有因郊祀望祭之祀又有遣使之祀元遣使祀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為五道其天下山川之祀虞書曰望於山川備於羣神周禮曰懷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山川叩墮墜行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者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晉祭滎池齊祭配林是已秦罷封建則管領於祠官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又有羣山川之祀今宜以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為一壇與天神埒春秋專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並列南向次鍾山川江東兩淮兩浙江西湖廣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平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左右兩江山川之神並京師各府城隍外夷山川之神皆東西相向位先祭禮官奉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稱臣者親著御名其鍾山川諸鎮會者請令禮官代署帝曰明友書蹟尚觀姓氏况神明乎遂親署 帝既以天下山川附祭嶽瀆壇又以安南高麗皆臣其國內山川宜同祭論中書及禮官考定安南之山二十一水六高麗山三曰

魯陽曰高曰景水四曰川禮成曰鹽難水曰沮水曰馬言水曰鴨綠江也 六年正月祀瑤瑤山川 十年六月命大臣李善長湯和等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制曰百神之祀乃國家之先務朕與卿等當履雄角遂戰勝攻取非天地昭靈鐵鎮海瀆效靈安得至是今孟秋在適理宜報祭古者人君巡狩則祭名山大山於方嶽之下今國家新造民生始遂朕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

孝宗弘治六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北嶽恆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故祭北嶽於真定府由陽縣迨我太宗遷都北平而真定乃在京師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朔猶祭北嶽於曲陽臣考周禮載

恆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恆山在渾源州南三十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無疑也後歲祭於此行禮禮巨議以為祀北嶽恆山於曲陽歷漢唐宋以至國朝幾三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恆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况今恆山實為繁內鉅鎮至美已久一旦廢此與彼恐有窒礙

世宗嘉靖十年七月改建地祇壇先是分雷雨風雲為天神嶽鎮海濱陵山及京嶽天下名山大川為地祇至是合建壇於先農壇南天神在左南向地祇在右北向又加祖陵山曰基運皇陵山曰朔聖孝陵山曰神烈顯陵山曰純德與嶽鎮海濱並祀原七十四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二

郊社考



皇朝宗廟考仰蒙

聖明指示以

太廟時給典有尊崇其歷代帝王及臣下家廟

命於

宗廟考專門備詳定制別立慶廟考一門隸之伏思祀典之大郊社之與宗廟一

於體例不當闕入也馬考於郊壇大祀而外附以八蜡五祀雜祠淫祠各門折衷未為善善臣等不敢曲泥成式致虔禮經謹按有天下者祀百神日月星辰寒暑從乎天社稷山川從乎地故自二郊以迄祈告仍依臨臨舊例冠以郊社考之若立為專門以隆大饗若夫高禩之祀非帝王所常有耕藉祀先農所謂主先農而祭司審與八蜡報本返始之意相同其他由辟之祭報顛之典尤不當與二丘並列今別為羣祀考附於郊社之本

高禩

金章宗明昌六年二月始祭高禩時帝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禩之祀乃築壇於景風門外東南城當關之卯辰地與園丘東西相望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而西上姜嫄簡狄位於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前一日未三刻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弓韜於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絳皆絲五

明世宗嘉靖九年定祀高禩禮青州儒生李時麗請祀高禩以祈聖嗣禮官復以問帝曰高禩禮古禮今實難行遂廢其儀已而定祀高禩禮尋罷不行

五祀

金祭七祀儀 每歲四孟月臘五享及廟享論並設七祀位一於太廟殿下橫街之北西街之西東向明太祖洪武八年七月定五祀禮 大學衍義補曰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所謂門戶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元有凡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並祭之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霤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壬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職享五祀也 餘冬序錄曰古者祭必屏人今制陪祭官刑役等事有祭大祀內臣避之以其人經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印

卷十三

羣祀考

一

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及季夏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不可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不使與祭而身經刑者乃主祭焉又非不可之大者乎 穀山筆塵曰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樞密皆祿祿侍從舊宗之世始具穰芻至昭宗即位又命以冕服制佩待祀益楊復恭特援立之功咸被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為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穰芻之遺也惟司禮之長蓬祭中霤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為崇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於御自昔然矣據此

藉田祭先農

元武宗至大三年四月從大司農請建先農先蠶二壇 博士議二壇之式與社稷同縱廣一十丈高五尺四出陞外壇相去二十五步每方有櫺星門令先農先蠶壇位在藉田內若立外壇恐妨于畝其外壇勿築是歲命祀先農如社稷禮樂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後或用上辛或甲日 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一月議行耕藉禮 按祝欽明云先農即社陳祥道云社自社先農自先農藉田所祭乃先農非社也雖其說不同重農報本之義則一 二年二月建先農壇於南郊觀祭以後稷配遂耕藉田 至日祀先農畢藉藉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從耕者各就耕位御耒耜二具躬以青朝耕耕牛四被以青衣衣部尚書北面進耒太常卿導引帝東來三推戶部尚書跪受耒帝復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退祀位

孝宗弘治元年二月祭先農遂耕藉田 戶部尚書李敏言天下之學若者莫如農夫蠶婦今皇上躬耕藉田若不親其事則稼穡之艱難何由而知乞教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禮然後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尤見初政重農之意從之仍命人賜布一匹 謹按史載是年耕藉禮畢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斥之云伏睹 御批通鑑輯覽曰孝宗是時立未逾年諒諒之中本不當舉行耕藉即古典不可缺

亦祇應僅躬東來以為農先乃竟設宴如常實為非理文升不也據理直陳而不吐教坊之輩亂已為昧於輕重沉湎言亦自有體君父之側軀悍然微色發聲肇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流名而不顧格恭大義豈可為訓

世宗嘉靖十年正月更定耕耨儀 帝以其過煩命別議 造耕報車建觀耕臺 是年命聖岳苑地為田建帝社
帝稷壇於壇東北建殿曰無違亭曰幽風又建亭曰省耕省儉益獄耕耨帝親臨觀以重農事置倉曰恒裕貯田之所
入以供祀事十月禮部上郊廟藻飾支給之數因言南郊耕田皇上三推公卿各宜其力較而苑苑為畫田並苑農官督
理皇上時省耕較耨田為勤請以耕田所出贖南郊園廬神倉以供園丘新設先農神祇壇長陵等殿歷代帝王及
百神之祀西苑所出藏恒裕以供方澤朝日月月太廟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禘禘先農及先師孔子之祀從之至隆慶
元年罷西苑耕種諸祀皆取之藉田

觀祭先農 謹按觀蠶之禮查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元世祖至元七年大司農卿張文謙請舉祭先農禮至
武宗至大三年始建先農壇而祀事未舉故其禮儀無可考

明嘉靖九年正月先農壇於北郊 先農明初未列祀典至嘉靖初都給事中夏言清理皇莊請改負都宮駐官莊
議為觀蠶公桑園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都議格不行至是復上疏言耕桑之禮不宜偏廢帝乃敕禮部古者天
子親耕后親蠶以勸天下自今歲始親蠶先農皇后親蠶其古制具議以聞大學士張璠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
農壇履曆書蠶籍以其道遠疏言皇后出郊難以越宿且郊外別建蠶室則宮嬪命婦未得親見蠶事有文無實孰難
行乞擇近地使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道無浴蠶所宜城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
宋亦在宮中宜徵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於是禮部尚書李時等言大明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
東華或元武門出因條上四事一增浴蠶之禮一定壇墼之向三定採桑之器四擇掌壇之官
三月皇后親蠶於北郊祭先農氏 禮部言親蠶之禮出於創見命婦倉卒入壇冠履禮度請以所繪採桑圖授之俾
先期習習俾
穀祠 淫祠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正月封磁州神農府君為齊聖廣祐王 元好問崔府君廟記曰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
謂之亞嶽或謂之顛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
行弗備且有職賦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嘗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攜虎至使服罪一縣
以為神而廟祀之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三 羣祀考

八月封東州神女號護國明著靈憲協正善慶顯濟天妃 後二十五年又加封廣祐明著天妃大德三年加護國庇
民天恩二年加廣濟福惠賜顯靈慈運使代祀順帝至正十四年再加輔聖護國
明太祖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 帝謂中書及禮官曰城隍神歷代所祀宜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為承
天鑿國司民昇福明靈王開封為顯聖王臨濠為貞祐王太平為英烈王和州為靈護王濠州為靈祐王秩正一品其
餘府為監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靈祐侯秩三品縣為顯祐伯秩四品章服京師至冕十有二章封王公
者九流九章侯伯七旒七章命詞臣撰制文頒之時諸神祇止合祭於城南享祀之所本有壇墼專祀乃議建壇祀天
下神祇略曰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響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
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
赤鳥二年高嶽董寬靈梁武陳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或遷
就傳會各指一人為神姓名按唐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毗
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今宜稱祭於嶽瀆諸神之壇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志明夢餘錄
曰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耳宋趙與時辨其非以蕪湖城隍
祠建於吳赤鳥二年不始於唐然考記曰天子大瑞八伊耆氏始為蟠蟠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
祭城隍之始春秋傳鄭災祈於四鄰宋災用馬於四鄰皆其證也庸字不同古通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於堯

三年六月祭淫祠 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祈禱無
所不至禮禮德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

違者罪之於是中書省臣等言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若鄉邑郡屬祭則里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違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書天神地祇其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從之

十二月命祭無祀鬼神

帝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舉其禮禮官按察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又士喪禮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民家皆祀厲則此祀違於上下矣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後世不舉其祭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為民禍福以邀享祀蓋無足怪今定京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使鬼無所歸者不失祭享則災厲不興亦降民害之一道也從之京都曰泰厲王國曰國厲府州曰郡厲縣曰邑厲里曰鄉厲著為式

英宗正統三年三月祭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

四川永州儒學訓導諸華言孔子祀於學佛氏祀於寺老氏祀於觀

乃無知僧徒欲假孔子以取敬信繪肖三像並列供奉藝侮不經莫此為甚乞通敕禁革從之

世宗嘉靖十五年五月詔除禁中釋殿燬銷佛骨諸物

時撤大善佛殿建太后宮禮部尚書夏言請敕有司以佛骨

瘞之中野帝曰朕思此物智者以為邪穢必不欲觀愚者以為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免竊發乃焚之於通

衢毀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佛骨佛牙凡一萬三千餘斤

穀山筆麈曰嘉靖中陶仲文竊真以祈禱用事請拆

毀寺院沙汰僧尼焚佛骨於大通橋下

二十一年四月建大高元殿於西苑奉祀上帝

萬曆野獲編曰自西苑肇興尋營承壽宮於其地未幾元極高元等

殿繼起以元極為拜天之所當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元為內朝之所當正朝之文華殿又建清觀殿為行香之所每

建金鏡大醮壇則上躬至馬八八擗音詞諸臣皆附履其旁即閣臣亦晝夜供事不復至文淵閣蓋君臣上下朝真雖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三

羣祀考

三

斗斡三十年原

宗廟考臣等謹按馬考其曰天子宗廟曰后妃廟曰私親廟曰時享曰禘祫曰絜祀曰配享曰祀先代帝王賢臣曰諸侯宗廟曰大夫士庶家廟本館前奉 上諭以館臣治馬氏舊式於宗廟門中撤入歷代及臣下體例不合今輯自宋末迄有明別立聲廟門隸之而此門專載天子宗廟后妃私親宗廟之所通也故次之時享禘祫宗廟之所有事也故又次之若夫典重大祭禮同侍饗所為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者是亦宗廟之所推恩也故以功臣配享終焉

天子宗廟

宋真宗嘉泰四年三月詔修太廟 時臨安天火迫太廟權奉神主於景靈宮因詔修之

理宗紹定五年正月新作太廟成 先是四年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十月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各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 禮志曰時度正奉近世大儒侍講朱熹詳攷古禮高論宗廟之制畫而為圖其說甚備然其為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為宜臣向來備聞其說謹為二說以獻其一純用朱熹之說謂舊制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始祖之廟居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始祖廟之主藏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並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廟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而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說合於古而宜於今蓋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歡享於此而垂佑於無窮也其一則因本朝之制參以朱熹之說本朝廟制自西祖東並為一列今仍遵其舊惟於每室之後置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每室之前置展二間週三年稔享則以帷幃幕之通為一室蓋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前此各廟為一室凡遇稔享合祭於其室名為稔享而實未嘗合合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廟之主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則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稔之義矣 謹按度正傳其第一說有云每室之後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舊制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論尤詳晰然此議後竟不行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四

宗廟考

遼太祖天顯元年平渤海歸於上京建三大殿曰明皇安德五賢奉曆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致祭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碑寺奉安烈考宣簡皇帝遺像

興宗景福元年七月詔寫景宗皇帝御容 謹按興宗紀及蕭亨嘉勞傳重熙十三年春翰林郝林牙蕭亨嘉勞疏言先世約尼幹汗之後國祚中絕自額爾奇木雅里立蘇爾威大位始定然於上世俗樸未有尊稱臣以為三皇禮文未備正與約尼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遠遠之義興與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為帝考我代約尼即位乃制文字備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成服興典除害混一海內厥後累聖相承自額爾奇木呼理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額爾奇木達魯猶以名呼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為皇帝則鴻業有光聖典復興與皇帝納之

金太宗天會十四年八月時額爾奇木達魯猶以名呼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為皇帝則鴻業有光聖典復興與皇帝納之宗廟至天輔七年八月太祖葬上宮宮室之西南建神廟於陵上以時薦享自是諸宗皆立廟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天會十四年八月太祖葬上宮宮室之西南建神廟於陵上以時薦享自是諸宗皆立廟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

元世祖至元二年七月以修太廟將遷神主別殿遣官告祭 是年五月檢討張謙言昔者因修太廟奉遷金牌位於饗殿殿設以金椅其要主與舊主牌位各貯箱內置金椅下禮有非宜今擬令以金牌位遷於八室內其拓室眾主宜用綠輿遷納舊主牌位安置於箱為宜十月己未遷金牌位於八室內太親駕奉禮即申虜致遠言竊見本主既成又有金牌位其日月山神主及中統初中書設祭神主安奉無所博士議曰合存拓室眾主舊置神主牌位俱可隨時埋瘞不致神有二歸太常少卿以開制下張仲謙諸臣議行之

英宗至治三年六月置太廟夾室 時臺省集議夾室制度太常博士議簡雅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禮西夾南向注云西廂夾室太東西夾室之正文也曹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室皆在序是則夾室猶今耳房之類其制度則未之聞東廂十六間東西備各一間共有十有八所謂儲者非夾室殿居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高北三間家哲宗亦常於東夾室奉安是唐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時宜

取今廟十區間南北六間東西兩頭二間津唐南北三間之制並立楹為三間堂以紅瓦以準東西序南向為門今室宇之制虛前以準兩所謂火堂前堂也雖未盡合古於今為宜制曰可致以太廟前殿十有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元文宗天曆元年十月命毀顯宗室外順宗祔右穆第二室成宗祔右穆第三室武宗祔左昭第三室仁宗祔左昭第四室英宗祔右穆第四室胡粹中曰顯順二君皆未嘗一日君臨天下特以武宗繼統而追王順宗奉定入立而推尊顯廟諸禮亦禮二廟皆不當立按之人情順宗之廟若不可廢則顯宗之廟亦不當毀況奉定得國於英宗未嘗干武宗之統也文宗何為深學之乎他日順帝撤文宗廟主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歟

順帝至正三年十月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 帝至肅宗室問曰毀聖宗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闡對曰寧宗雖非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嘗得公不拜禮當拜帝乃拜

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追尊四代祖考妣為皇帝皇后上廟號 每廟牲幣器器及禮儀樂舞同郊壇惟不用玉不燔

祭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三月定太廟各室一帝一后之制 孝肅太皇太后崩帝召輔臣議禮劉健等言先年議定

慈懿太后居左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臣等以此不敢復讓願當時所引唐宋故事非漢以前制也帝以事當節古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命若並祔禮自朕始迨後受益無配極命下廷臣議於是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升等言宗廟之禮乃天下公議非子孫得以私之殿七廟文昭子穆各有配座一帝一后禮之正儀春秋舊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說此見魯末穆有配座一帝一后禮之正儀春秋伏虎觀宗教諭有曰朕心終不自安竊窺先帝至情以重違慈意聞勉從並配之禮臣先欲權以濟事亦不得已為此也據禮區處上副先帝在天遺志雖有待於今日當於奉先殿外別建新廟奉安太皇太后神主歲時祭享一如太廟奉先殿之儀庶情義兩盡議上乃定慈懿太后獨祔太廟而祀太皇太后於奉慈殿終明之世皆一帝一后無並祔者

世宗嘉靖四年五月作世廟祀獻皇帝 先是正德十六年四月帝即位命禮臣集議獻王封號七月進士張璠言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四

宗廟考

二

繼統不繼嗣請尊嘗所生立與獻王廟於京師初禮臣議考宗改稱獻王皇叔父叔父叔孫 楊廷和等抗疏力爭皆不聽十月追尊為帝元年命稱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三年父母葬安 獻皇帝神主於觀德殿九月定稱獻皇帝為皇考至是作廟以祀并頒示大禮集議於天下 謹按興獻稱帝作廟正馬端臨考所謂私親廟也然後此升祔太廟一時議禮紛紜皆有關於天子宗廟之制且可見當時九廟內昭穆世次非如漢制各自立廟若懷皇考定陶恭王之類必別於私親廟中見之也

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廟號成祖獻皇帝廟號睿宗遵奉睿宗神主稱太廟 禮武宗上復大享上帝於元極殿廢奉睿宗配座八

后妃廟 私親廟

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追尊皇伯考妣以下皆列祀太廟 謹按實錄正德十一年御史徐文華言儒程頤曰成人而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蓋從祖而祔亦從祖而毀未有祖祧而祔食之孫獨存者今懿德二祖既祧太廟祔享諸王亦宜罷祀廷議不可嘉靖中分建九廟仍序立東廡二十四年新建太廟成復進列東廡其本主猶仍正統之舊以書春興實邸七王為皇高伯祖考實應下七王為皇曾伯祖考世次不合萬曆七年始改稱本爵十四年太常卿裴應章言諸王本從祖祔食今四祖之廟已祧諸王無所祔宜罷祔而祔之祧廟禮部言祧以藏賢廟之主為祖非為孫禮有祧不聞有配祧者請遵初制序立東廡為近禮報可今考之前古未有以皇族從享者明祖創為此制蓋以時遭受亂諸王俱無後惟尚昌有傳而太祖為伯父分韻久近故成祔享太廟亦親視之誼也歷世既久祖祧而孫存誠有不合於禮者當日諸臣間有言之終以祖制莫敢廢終明之世得循食如此亦無於禮者之禮也

世宗嘉靖十七年上獻皇帝廟號睿宗以祭曰奉主於孝宗位祔享太廟 謹按嘉靖實錄二十三年四月太廟災二十二年諭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太祖尚向成祖及廢廟與皇考同堂享殿奉主各歸於殿二十三年四月廷臣言舊廟制孝宗睿宗各為一廟並立於三穆之位者張璠等之說也成廟享殿東西對峙江汝堯之說也太祖居中祀成祖於左世室而虛其右高祖祀於四親廟孝宗廟於成祖之右武宗別廟於昔所祀皇考之宮郭希顏之說也帝仍命

廟復同堂而廟建之議始定二十四年七月是太廟成奉太祖正位居中並列聖與睿宗孝武宗皇帝並同堂序
享祇之位以七月朔奉安神主布告天下令考大禮初議稱稱皇及立廟宗師廷臣等之甚力然宗子受敬之恩不
可得已一命之報親及所生封爵之加如其孫子安有身為天子反不得奉一日添官乎以尊統乎變子為姪尤不可
訓聖人緣人情而制禮藉以士祭以大夫追王太王季古典具在可以意通故別廟專祀而不干大宗之祿於禮殊
未為失自後漸以支離未幾而明堂配天籍宗鼎享矣未幾而奉主廟中與孝宗並立昭位真與繼體之君無異考興
獻王於正德十四年薨其臣事於孝武二宗者亦已有年並居昭位之孝宗兄也實則昭位也遜居次位之武宗兄子也
亦其君也忘君臣之分同轡而且躡居其上較之春秋逆祀殆有甚焉夫未居尊位斷不可以入太廟後世持論當力
攻張壁等而不必專歸咎理等也抑入

禘祫 謹按查史無禘祫之禮可見

金華表明昌四年四月親禘於太廟 先是太定二十九年帝即位禮官言二十七年十月祭祭至今年正月世宗升殿
故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閏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古者未可以言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禘從先君朝禮從今君
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則禘則禘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禘祭陽月即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禘祭
之時可為親祀詔可及期以孝懿皇后喪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殿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冬冬遂行禘禮皇
帝居居心喪喪中之言春秋譏其速恐冬冬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悽則春官攝事焉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殿已來
未嘗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於當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則禘則禘於明昌四年
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從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初禘於太廟

明史禮志曰洪武七年御史答孫與禮言受命七年禘祭未舉宜參酌古今成一
代之典禮謂禘禘太常司翰林院議以為虞夏高周世系明白故禘禘可行漢唐以來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
謂禘祭不過已祧之祖而祭之乃古之大祭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是莫知祖之所自出禘
禮不可行也今國家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禘難遽行帝是其說世宗嘉靖十年正月定大禘禮四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四

宗廟考

月禘於太廟 時帝問大學士張璁以禘祫之義因諭禘有時禘大禘今歲暮擬諸大禘固以其實未可也也以大禘
而兼節曰之祭義反輕非所以尊者祖宗之美是不可以不行乃命禮部正太祖南向之位每歲孟春特享自太
宗而下各居一幃同日行禮夏秋冬三享仍於太祖之室相向行時禘禮如之制季冬中旬禘言以歲事告終行大
禘禮以德祖居居夏及懿祖仁三祖合享於太廟先期告祭以嚴除為節祭隨之奉先殿又令張璁以禘禘義與夏言議
言獻禘義一篇大義謂自漢以下詳辨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高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典表約先儒精
微之論宜為虛位以俟帝深然之會中允廖道南謂家風為顯頭番請以太祖實錄為據顯頭遂設禮部以言道南
二疏會官詳議諸臣或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顯頭者世世難稽顯頭既定高皇帝始祖之位當尊德祖為正帝意
主虛位令再議而言復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今所定太祖為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之始祖帝併下其
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禘既成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疏數適宜帝自為
文告皇祖定而卒歲一行慎

功臣配享

宋理宗寶慶二年三月詔太常寺建功臣閣以昭敷字德為名 吳自牧學梁錄曰繪像文武功勳大臣自忠獻趙韓
王善以下二十四人於其上

遼興宗景福元年七月詔寫北府宰相蕭孝先南府宰相蕭孝穆像於御容殿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十月詔圖畫功臣於行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 初帝忠太祖太宗創業艱難當世羣臣勳著最著
遼王舍音等二十人圖像行慶宮十一年十月帝親丞相韓企先漢人宰相前後無比增為二十一人後又念宰相祀

康宗時不及馳騫遼宋之郊然無姓之臣莫允需定凡二十二人至十五年金海陵王赫舍里志齊赫舍里良弼亦圖
像行慶宮

音宗明昌四年三月定配享功臣 配享次序屢有更易二十二年始定東廊配十三人西廊配十八人

明洪武四年四月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 初功臣配享命設布帷列位廟廷既而分祀兩廡罷帷設之次帝諭中書省

曰太廟之祭以功臣配列廡間朕意合祭之時祖宗之神具在使功臣故舊之歿者得少依神靈以同享祀不獨朝廷宗廟盛典亦以寓朕不忘功臣之意於是禮官議凡合祭時廟中奉祀考神位旁設黃布幃於兩壁以享親王及功臣大臣分獻制可已而命去布幃

九年新太廟成以功臣徐達等十二人配享於西廡謹按實錄太廟甲辰歲四月以鄱陽湖戰將臣効忠死敵命中書省議祀典樞密院同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各封贈數爵有差違忠臣廟於康郎山設像其中令有司歲時祭之時又建忠祠於江西南昌府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又立廟祀守處州樞密院判取再成都事孫艾又張士誠攻長興州守將劉成戰死至是贈懷遠大將軍立廟祀之洪武二年正月敕中書省曰朕倡義臨淩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搢鉞戰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趨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於是論次功臣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虛其位廡各設牌一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以四五歲暮遣駙馬都尉致祭十四

上諭內宗廟考一門附入從祀歷代帝王及臣下家廟體例不協當立廢廟門以

觀之今茲輯為續文獻通考屬廟考至於為太子立廟雖所謂哀骨月之深獨恣嘗之厚然一日未正宸極則一日猶為皇子焉考舊雜於私親廟中與情篤本生之典並列殊為不合又自昔帝王加恩外戚從未有立廟宗師者有之自明太祖始採之禮經實無取爾今於馬氏原目復析出太子廟增入外戚廟並載於諸侯宗廟之前庶於名義無舛云

祀先代帝王賢臣

宋宣宗嘉泰三年正月辛武學謁武成廟 先是太祖建隆三年詔修武成王廟議升歷代功臣二十三人舊配享者退二十二人庶應職自張良管仲而下依舊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

瀋祐九年正月詔以官田三百畝給表忠觀旌錢氏功德仍禁樵採六月詔邊郡各立廟一賜額曰復忠凡沒於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稱之守臣春秋致祭

元世祖中統九年九月定祀典 謹按世祖紀云聖帝明王及三代開國之主皆以功及萬世澤被生民故歷代祀典禮未嘗廢擬令所在官司三年一祭支鈔不過二十兩微子廟待張良黜城以上忠臣義士係自古忠義直烈儼型後世譽揚風化者所以激勵人臣使知榮辱令所在人民歲時致祭元典章所載如此

十五年十二月封伯耆為昭義清惠公侯齊為崇讓仁惠公 謹按阿勒台傳宣宗命為平濼路達噶喇齊濼為孤竹故國乃廟祀伯耆叔齊以勵風俗蓋其時尚未有封號也

成宗貞元初命郡國通祀三皇如宣聖釋尊禮 太皞伏羲氏以勾芒之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之神配軒轅黃帝氏以風后力牧之神配黃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載警書者從祀兩廡春秋二季行事以醫師主之 王圻曰吳澄宜黃縣三皇廟記曰警有學學有廟廟以祀三皇肇自皇元前此未有也

明洪武元年三月以太宰祀三皇 帝曰三皇繼天立極開萬世教化之源原於醫師可乎自今天下郡縣得襲祀止命有司祭於殿所

卷十五 羣廟考

欽定續文獻通考

三年十二月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並加修葺 日知錄曰按帝王世紀文武並於畢畢在杜尚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尚與畢陌別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渭水之南杜縣之中甚明而今乃祭於渭北咸陽縣之北十五里蓋披商師古劉向傳註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誤眺讀說觀

兩別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紀末正義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辨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於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誕乎

六年八月祀三皇及歷代帝王 帝以周文王經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並擬其祀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昔人議罷唐高祖而祀太宗為非者謂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美善之初皆由帝指大郎二郎尚未軒輊及入關東討

秦力雖多然身係嗣虜何將帥禁門之舉不無遺議焉而遽為功書畫出罪父祀子靈豆無知至於從祀云者以臣事君耳中興諸君未聞祖且而其臣儼然且仲虺列於見知甘盤稱為舊學梁公之伐遂過西平淮陰之寬有同武穆而舍彼取此義復何居也

二十一年二月以歷代名臣從祀帝廟 先是禮官擬歷代名臣風后等三十六人以進帝以宋趙普晉太祖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穆呼哩為首不可祀孫而去其祖可祀穆呼哩而罷安重阮祀伯顏則阿珠本不必祀漢陳平馮異

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於是定三十七人從祀於東西廡為壇四

世宗嘉靖九年十二月祀先聖先師於文華殿東室 初東室有釋像帝以其不經撤之乃祀宣師伏羲氏神農氏軒

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商湯王周文王武王尚向先聖周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帝自為祭文行奉

安神位禮輔臣禮卿又議官俱命入舞殿歲暮秋開講前日皇帝服皮弁先聖周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帝自為祭文行禮十六年移祀於永明殿後行禮如初三十二年仍祀於文華殿東室隆慶初罷後仍於文華殿東室行禮 禮志

曰洪武初司業安瀛建議欲如建安熊氏之說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次別馬敬祀天子之

學則道統益尊太祖不從至是世宗做其意行之原五

欽定續文獻通考註節

卷十五

羣廟考

二

王禮者臣等謹按馬考蓋本朱子儀禮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禮度之世備安未造遺講求與物今考遵金創業東方則肇興朔漢其開國之初朝會燕饗之禮各從本俗自遠太宗克晉金太宗滅遼元世祖混一區宇於是議禮制度數文物聲明煥焉大備而先世忠質之風亦寔失遺意至於改易反冠蓋從漢禮三朝未季如一轍馬伏讀御批通鑑輯覽曰夏收殷高本不相襲元魏變之反冠不數傳而失遺金元亦然三季之不可法而可戒者如此若明太祖儉德開基其創造儀物因革損益力懲時弊永樂嘉靖之間往往有所增改大約一代之制由簡樸而漸趨於文亦風會使然也今從各史紀傳志表依類分輯又按端臨帝系者附載上尊號冊寶儀注玉珩續考皆綴入王禮蓋以朝家典禮所在附入帝系於體例無當也茲仍其例載於朝儀之後

朝儀

宋孝宗乾道二年九月詔定四參日分起居班次四年官制詳見武臣正任連太宗會同三年正月回鶻使乞觀諸國使朝見禮從之四月帝至燕御元和殿行入閣禮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羣臣及諸國使命回鶻使二使作本俗舞俾諸使觀之

全章宗安四年二月詔有司自三月一日為始每旬三品至五品官各一人轉對六品亦以次對臺錄勿與有應奏事轉對官相見無面對者上章亦聽

金史禮志章宗永五年五月帝諭有司曰女真漢人拜數可以相從者兩中議之禮官奏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禮也乞自今凡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主事陳松曰本朝拜禮具來久矣乃便服之拜也可令公服則朝拜便服則用本朝拜平章政事張萬公謂拜禮各便所習不須改也司空完顏襄曰今諸人衽髮皆從本朝之制宜從本朝拜禮松言是也乃命公裳朝拜諸色人便服則皆從本朝拜

元太祖元年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椅白旗即皇極即鄂諾河之源是歲寶金之泰和六年元正受朝儀侍儀使並通事各一人分左右引發執對尉正各中行載耕錄曰尉正各以水蒼玉碾造高一寸有奇廣半之文藻燦然或云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曰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謹按元典章載馬祖常曰百官朝見奏事古有常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屢復古制惟朝儀之典不講實為闕遺且天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紳佩玉儼然左右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如蒙開奏命中書省會集文翰衙門官員究講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原

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即皇帝位於南郊禮部設受朝賀謹按洪武實錄二年正月帝以羣臣每遇朔朝賀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論室臣更之八月禮部尚書崔亮等言舊制朝賀之神贊禮者既唱三舞跪訖復三唱山呼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齊稱萬歲者三唱畢不齊識為失儀近改擬山呼為贊呼百官應之曰天輔有德曰海宇咸甯曰聖躬萬福甚為嚴肅從之今以禮志考之大朝儀仍用三呼似復此未為定制也

二十四日定常朝侍班官及百官入朝次第東則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應天府翰林院春坊光祿寺欽天監尚寶寺太醫院五軍斷事及京縣官西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中書舍人為侍班官又令禮部置百官朝牌大書品級別丹墀左右木欄上依序立并凡入殿必履鞍再入朝次第朝參將軍先入近侍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成祖永樂四年正月初初午朝初令內閣官侍朝立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移御道東西對立至是諭近侍及六部官早朝四方所奏事午後事簡君臣之間得從容陳論自今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朝

七年七月以北巡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十月以天寒謂行在禮部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立久不勝今後朝畢可奏事於右順門內便殿

景帝景泰二年八月復午朝

宣宗宣德十年正月時映臨始罷午朝時閣臣楊士奇楊溥楊榮以帝幼冲初即位罷午朝又創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侍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闕下撥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言而已後遂為定制

成宗元貞二年二月車駕幸上都 時監察御史崔敬諫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歲常
行幸闈有大安殿有鴻禧宮思所以保養軀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若實喇鄂爾多斯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
時臨御之所今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親之禮降動植無不周不厭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
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
明太祖洪武八年四月幸中都 帝謂羣臣曰每詢僉者皆言有天下者非中都中原不能控制朕心不忘洪武初年定
中原朕即至汴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觀生民凋弊輟輸雜糧忍益勞民遂命羣臣會議曰濼地古之鐘離於此建
都庶合古今之宜以此更郡名為鳳陽府立都城土木之役實勞民力功將告成惟上帝后土是鑒詔罷中都役作
宣宗宣德三年八月帝自將巡邊 先是七月太師英國公張輔上扈從士馬之數命行在戶部每卒給一月行糧加
麥三斗為乾餼工部給綾襖補鞋命太僕寺選民間所畜官馬給騎卒命兵部凡扈從文武官及將軍志軍永樂中例
給脚力馬驢及其僮從悉給行糧救通州三河薊州遵化軍衛有司論以親親巡邊毋科擾軍民以為進獻道路可通
行足矣毋勞民修治

武宗正德十二年八月帝微服如昌平 謹按本紀九年二月帝始微行自十二年後無試不出半屬微行固不得列
為巡狩然與昔輩等六人諫巡幸之獄舒芬等百有七人先跪而後杖會張英自刃并先後杖死者十一人竟略而
不書不足以為昭鑒戒故特舉一事如右 又按是時江彬欲避家讓權因導帝還帝再微服度關恭繹 御批通
鑑輯覽曰江彬因武宗荒唐無度觀其甚好導以佚遊止園操權不顧置其君於險地且多方蠱惑使之流志忘返其
情實為巨測武宗迷而不悟悞國獨行甚至索婦良家載歸樂笑矣德無所不至持難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笑千秋
豈能掩乎原九

田獵 遼定四時巴納儀 春日鴨子河濼濼東而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西而皆沙磧多榆柳杏桃 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
天鵝未至車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洋乃縱鷹鷹捕鴈皇帝每至待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籠一柄鷹食 器刺鵝

飲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十六 王禮考 三

雞一放於樂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中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雪之有鶴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連泊鳴鼓
鵝鶩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帳麾之五方寧遠海東青鶩并授皇帝放之鵝鶩趨擊勢力不以為樂者舉錐刺鵝取腦
以飼鶩約鶩人側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薦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皆插鵝毛於首以為樂賜從人酒過散其
毛弋獵網約春盡乃還湖鴈釣魚得頭魚亦夏無常所多在吐兒山北平河邊有吐兒山在樂與興隆院黃金臺乃
兒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蓮子河在 秋曰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黑山東北三百里連乃
係不與何祀在七月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泊梁水側同夜將半鹿飲鹽水
令獵人吹角放鹿鳴鼓齊而射之謂之欲鹿鹿又名呼鹿 冬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北十餘里地近坦馬馬遼東西二十
餘里 其地鏡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

金熙宗皇統六年正月獵於梅核是月如春水帝從御馬騎踏入一大澤中 帝時君諫大夫程案上疏略曰殿前檢
點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禁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親時時之禮比見羽衛從臣無貴賤皆
得執弓矢馳逐而駕乃崎嶇沙澹之地如林木蕪鬱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澹獨不知車駕何在瞻
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歌雲漢撤長楊宮大陳六衛以
備非常今庸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澹之中前無屏障後無羽衛甚非備不虞之意也願預戒有
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擇衛要稍平地為駐蹕所簡志夙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鹿鹿
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數明立標幟為出入馳道不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帝嘉納之

元順帝至元三年正月帝獵於柳林 先是元年二月將敗於柳林儲有衝機之虞奈宗嗣社稷何遂至是獵其致天
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柳林儲有衝機之虞奈宗嗣社稷何遂至是獵其致天

三十五日監察御史實達上奏 帝批通鑑輯覽曰蒐狗符古所不廢況自獵足以肆武在元時亦其國俗所
尚順帝春秋方盛正當因之習勞而車駕所經並可以周知民隱於政務之何妨乎臺垣桓於書生廣瑣之見借名諫

帝將敗於柳林國臺遂上恭繹 御批通鑑輯覽曰蒐狗符古所不廢況自獵足以肆武在元時亦其國俗所
尚順帝春秋方盛正當因之習勞而車駕所經並可以周知民隱於政務之何妨乎臺垣桓於書生廣瑣之見借名諫

皇帝常服 輿服志曰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帝微行至神樂觀見有結網中者異日取網中頒示十三布政使司人無貴賤皆著網巾於是天子亦常服網巾 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冠冠服尚沿習俗論張璠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璠乃采舊書元端深衣之文圖注以進帝為參定其制論璠程議璠言古者寬服之外元端深衣其用最廣元端自天子達於士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聖賢之法服也今以元端加文飾不易舊制深衣易黃色不雜中衣誠得帝王損益之道帝因諭禮部曰古元端上下通用今非古人比雖燕居宜辨等威因酌古制更各曰燕弁高深宮獨處以燕安為戒之意

親王冠服 嘉靖七年諭禮部朕仿古元端自為燕弁冠服更制忠靖冠服錫於有位而宗室諸王制猶未備今酌燕弁及忠靖冠之制復為具圖命曰保和冠服自郡王長子以上其式已明鎮國將軍以下至奉國中尉及長史番理紀善教授伴讀俱用忠靖冠服依其品服之儀寬及餘官不許禁服夫忠靖冠服之異式尊賢之等也保和冠服之異式親親之殺也等殺既明庶幾典禮之所係保斯和和斯安此錫名之義也其以圖說頒示諸王府如教遵行 文武官朝服 神宗萬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賀母儀歸朱履故事十一月百官戴燧耳是年朝視外官及舉人監生不許戴燧耳入朝

文武官常服 洪武六年定朝官常服禮儀先是百官入朝遇兩宮講訂暨殿殿侍儀司請禁之帝曰古者入朝有禮自唐始用韉其令朝官為鑿底皮韉冒於膝外出朝則釋之禮部言近者侈制詔申禁之仍參酌唐漢之制頒行遵守凡職官一品二品用韉色文綺綾羅絨頂帽珠玉三品至五品用韉色文綺綾羅絨頂用金帽珠除玉外隨所用六品至九品用韉色文綺綾羅絨頂用銀帽珠瑪瑙水晶香木一品至六品穿四口龍以金縷為之者聽禮部又議品官見尊長用朝官公服於理未安宜別製燕冠冠絳緞縐大帶大白襪為高帽絳其衣裳去綠襪三品以上佩綬三品以下不用從之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服縐縐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瑞六品鸞鷲七品鸞八品黃鸞九品鶴鷲雜職縐縐風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又令品官常服用雜色絳綾縐絳縐官吏衣服帳幔不許元黃紫三色并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六

王禮考

五

織繡龍鳳文道者罪及染造之人 內使冠服 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鍾言國朝品官無蟒衣之制蟒無角無足今內官多之蟒衣殊類龍形非制也乃下詔禁之十七年諭關臣劉健曰內臣僭妄尤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龍飛鳳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敝不宜輒自織用元黃紫皂乃屬正禁即柳黃明黃黃黃諸色亦應禁之孝宗如意劍東故申飭者再然內官竊恣已久積習相沿不能止 輿服志初太祖制內臣服其紗縐與軍臣異且無朝冠幘頭亦無祭服嚴歷初穆宗入大廟大瑞冠進齋服祭服以從蓋內府祀中霽雷并之神例遣中官自創為祭服非由廷議也 儒士生員監生巾服 洪武三年命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員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巾服無異吏官宜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帝親視凡三易乃定生員襖衫用五色布絹為之寬袖皂綠皂條軟巾垂帶青簪入監者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進陽帽後遂私戴之至洪熙中帝問衣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帝曰著青衣較好乃易青圓領 四方平定巾 垂帶 命天下儒士皆戴之 庶人冠服 洪武初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三年庶人初戴四帶巾改四方平定巾雜色服領衣不許用黃 正德元年 禁商販僕役僱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十六年禁軍民衣紫花罩甲或禁門或四外遊走者婦人禽之 原十三

圭璧符節璽印

璽印 傳國寶始自秦漢及魏晉後石晉亡歸遼自三代以來僞偽諸國篡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偽 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 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 契丹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諸行軍部署印文不週六字以上論印 南北王以下內外百司印 雙寬印以為印紐取或連 符契 自達呼爾氏八部用兵則合契而動不週刻木為牌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魚 金魚符七枚黃金鑄長每魚左右刻合之有以左半先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事訖歸於內府 銀牌二百面長尺刻道又曰勒走馬牌國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劄給驛馬若干驛馬缺取他馬代法晝夜馳七百里其次五百里

所至如天子親臨須索更易無敢違者使回皇帝親受之手封牌印即君收掌 木契正面為陽背面為陰陰門唯依則用之 木箭內箭為雄外箭為雌皇帝行幸遠宮則用之 謹按遼史冊皇太子儀皇太子遺遊冠絳紗袍束圭又五代史晉開運四年正月遼太宗入汴二月朔通天冠絳紗袍束大圭視朝則知會同行漢禮後嘗用圭也

符制 大定二十九年製綠油紅字者尚書省文字省通用之朱漆金字者勅通用之並左右司掌之有合違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鋪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如臺部別奉聖旨文字亦給如上制承安元年二月以禮官言漢與鄆國守相為銅虎符唐以銅魚符起軍旅易守長等用之至是斟酌漢唐典故其行用虎並五左一右左右留御前以待臣親密者掌之其在符隨路統軍司招討司長官主之關則次官主之

獄券 狀如卷式刻字畫欄以金瑣之外以御寶為合半留內府以賞殊功也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御史已得玉璽命於元正月朔史中並玉璽與得玉璽於故臣之說其文曰 郝經傳國璽

論略曰二帝三王未聞有所謂傳國璽者及始皇并天下舊私智而為皇帝璽總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為傳國璽謂己為始皇帝以傳萬世乃二世子嬰降而漢得之漢高祖秦而從國所得與斬白蛇刻并藏武庫別取藍田渾璞刻為大漢受命之璽以示維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以為傳國璽於是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抑輸欲以為己有結於周勃問於霍光筆於王莽劫於王憲專於更始上於盆子復歸於劉武至使尉後之石謔張豐於死東漢

之亡劫於董卓獲於孫堅置於袁術奪於曹孟德之晉懷惡之難入於光武復歸於劉武至使尉後之石謔張豐於死東漢王之統不在於道而在於堅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手絕續或以紀年或假建號區區數寸之玉為萬世亂階屢屢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璽者為正統宋靖康之亂為金所有漢以來十有餘年不明星彝禹湯文武之道統皆呂政亡國之器寔詭隨陌莫其為甚且其制名為傳國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冀弑而得則謂之奪壤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為傳國何哉一代受命自可為一代之璽更其文為一代之文秦不傳漢漢不傳魏魏可也獨以秦璽為歷代傳國璽不可也

明太祖洪武二年製功臣鐵券 帝欲封功臣議為鐵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錢允一有家藏吳越王鏐唐賜鐵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六

王禮考

六

考遂遣使取之因其式而損益萬三年大封功臣公六人侯二十八人並賜鐵券侯漢唐賜券皆用銅 侯漢唐賜券皆用銅

十五年製符節 二十三年以各道印篆相類命改鑄有賜書御史之職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二印文曰絕符糾

繆守院御史掌其一 一藏內府有事則受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從都御史袁泰言乃有是命

神宗萬曆六年三月少師張居正乞歸葬父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致諭葬畢即上道範帝發忠良銀印以賜如楊士奇張亨敬例得密封官事

皇帝玉圭 圭長一尺二寸刻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鎮之山蓋周鼎圭之制也以黃綺約其下別以鸞飾之金龍文

成祖永樂三年定服冕冕時用之又定服皮弁時玉圭長如冕服之圭有蒼玉瑤八年定服武弁時玉圭視鎮圭差小

刺上下下有篆文曰討罪安民

皇帝寶璽 明初凡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寶海東諸寶惟此曰皇帝之寶凡昭若曰皇帝行寶立封及賜曰皇帝

信寶親用之王大臣曰天子之寶山川鬼神曰天子行寶出外曰天子信寶出外曰制寶親命用之亦

曰勅命之寶親用之曰廣運之寶親用之曰皇帝親親之寶親用之曰敬天勤民之寶親用之亦

之有御前之寶親用之又有表章經史之寶及欽天之寶丹符出驗四方 嘉靖時新製七寶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

寶大明受命之寶親用之將天下之寶德之寶封罪安民之寶初正萬民之寶與國初寶璽共為御寶

功臣鐵券 制如寶第為七等公二等高九尺一尺六寸五分侯三等高九尺一尺五寸五分伯二等高七尺五分一尺二寸五分分凡九印七 刻各分左右領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刻合之以取信焉

凡九九十七 刻各分左右領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刻合之以取信焉 王官印信惟文淵閣銀印直紐方一尺七寸五分篆文誠重之也武臣受重寄者征五鎮朔平蠻諸將軍銀印虎紐方三寸柳葉篆文洪武中嘗用上公佩將軍印後以公侯伯及都督充總兵官者皆掛印將軍有事征伐

則命總兵佩印以旋旋額額上所佩印於朝此外惟漕運總督印將軍其在外鎮守總兵參將掛印則仁宗洪熙元年始也有文臣掛將軍印者王驥以兵部尚書征湖廣掛征蠻將軍印王越以左都御史大同掛征西將軍印其他文臣大臣有領勅而權重者或給以銅關防直紐一十九分五釐長九釐篆文雖字相行邊與部曹無異惟正德時張永征安化王用金鑄燕跡中顧鼎臣居守用牙錢關防皆特賜也河南十三道每道二印見洪武二十三年以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鑄篆道監察御史其篆差者則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銅印直紐有眼一分五釐篆文使節 初製黃色三筭寶蓋長二尺黃紗袋籠之又製丹漆架一以節置其上使者受命則載以行使歸則持之以復命洪武二十三年詔考定使節之製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為節柄長八尺其毛三重而黃公紹韻會註漢節柄長三尺毛三重以牯牛為之詔從三尺之制十五

乘輿車旗輿簿

謹按遠自代晉以前多用國俗會同以後始用漢禮故有國與漢輿國仗漢仗之別 遠史儀衛志曰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駝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貴富者加之華飾禁制疏闊貴適用而已帝后加隆勢固然也此謂國俗迨會同初晉遣使備車輅法物上尊號册禮自此天子車服昉見於遠太平中行漢册禮乘黃金陳車輅尚葦華御陳輿輦威盛輿輦輅蓋在遠廷矣此謂漢制又曰遠自遠呼爾氏摩魯曼慶鼓舞之賜是為國仗其制甚簡太宗伐唐晉以前所用皆天物也此謂國俗顧自遠呼爾失活入朝於唐宴固兒見之尚主封王飲餼上國開元東封那固寇從又覽太祖之威自是朝晉歲至於唐遠始祖涅里立約尼氏世為國相自見耳聞於皇帝王之容輝有日矣約尼致鼓舞於太祖帳前曾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氣之所存哉厥後交梁聘晉不憚勞動至於太宗立晉以要册禮入沐而收法物然後累世之所願欲者一舉而得之於是秦漢以帝王文物盡入於遠周宋按圖更製乃非故物遂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此謂漢制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六 王禮考 七

金 金史輿服志曰金初得遠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 儀衛志曰金制天子之儀衛 一曰立仗 二曰行仗 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營手曰控鶴曰織子曰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內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其朔望常朝營手百人分列兩階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黃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非大禮遠則有常行儀衛宮中導從高六尺抵撐微宋制錯綜增損而用之唐十六元 元史輿服志曰國初車輿亦從舊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遠法至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令考之當時天子之五輅與腰輿象輅以及儀衛隊仗大抵參酌古今隨時損益兼存國制用備儀文焉 世祖中統元年九月初置拱衛儀仗 至元八年五月造內外儀仗 十七年十月始製象輅 仁宗延祐七年十二月時英宗已即位平章政事拜住進鹵簿圖 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百人為耗財定大駕為三千二百人法駕二十五人

明 明史儀衛志曰文謂之儀武謂之衛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國簿唐制四品以上皆結明初詔禮官國簿編攷文務從省節以示尚質去奢之意凡正至聖節朝會及册拜接見藩臣儀衛司陳設儀仗後或隨時增飾 洪武創制為準則焉 又輿服志曰太祖甫有天下考定邦禮車服尚質酌古通今令乎禮意迄於世宗稱田造耕是亦一代之制也唐十九

后妃命婦以下車輿鹵簿

遠皇太后皇后車 謹按遠史輿服志皇太后有總轡車有小輦有平頭輦皇太后有輿有車 公主青幃車 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用馳公主下 輿服志曰古者王姬下駕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此其遺意歟 又有送輿車 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懸鐸後垂大駝駕以牛上載羊一謂之以擬送終之用 謹按以上二車皆遠所謂國輿也若漢輿則皇太后乘小輦平頭輦外無可見者又考后妃傳聖后德皇后所乘車輿皆青鸞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為浮圓各有乃思夏秋從行山谷闊花木如鋪車服相錯入望之以為神仙此可補志所未備 金皇后車 一曰覆車青質 二曰厭覆車赤質 三曰覆車黃質 四曰安車赤質 五曰四望車朱質 六曰

金根車朱質
皇太后皇后國尊用唐宋制共二千八百四十人 儀衛志曰時又改重置等六車用圓方輅蓋及行障生障錦六柱
宮人等車

元順帝至元二年七月發和囉噶布呼齊駝駝一百一十上供太皇太后乘輿之用
明 明史禮志曰宋中興以後皇后常乘龍肩輿至用紅板輅則自明始世宗嘉靖十三年謁廟后妃俱乘肩輿出
宮至奉天門降輿升轎馬

皇后輅 輿服志曰安車本周禮后五輅之一應劭漢官儀輿導園有五色安車晉皇后乘雲母安車唐皇后安車制
如金輅惟明安車為蘭素行障坐障自唐宋有之皇后重覆車後皆有行障六坐障三夾車宮人執之而唐書宋史皆
不載且制今史行障坐障見前明制則如右

皇妃車名曰鳳輅與庶代異名 東宮妃車親王妃車亦曰鳳輅小輅制俱同皇妃
公主車 宋用厭翟車明初因之其後定制鳳輅行障坐障如親王妃
郡王妃及郡主車 俱用翟輅制與皇妃鳳輅同易鳳為翟行障坐障同親王妃而繪雲翟文 儀衛志曰嘉靖四
十四年定除親王妃王妃初封儀仗照例頒給外其初封郡王妃及郡主妃折銀等項併停止萬曆十年定郡王初封係
帝孫者儀仗照例全給係王孫者免差宗室分封漸多勢難備給也

皇太子皇子公卿以下車蓋輿簿
遼皇太子車輅 金輅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用之輅車五日當朝享宮臣出入行道用之金飾紫幃朱裏駕一馬四
望車弔臨用之金飾紫油纒通幃駕一馬 謹按以上皆志所謂漢輿也自皇太子以下志則闕焉不可考矣
金皇太子車 世宗大定六年十二月奏皇太子金輅典故制度及上用金輅儀仗奉教詳定新旂旛首及應用龍者
更以麟為飾者去障塵等物上用金輅名件色數依上公以九為節減四分之一上用輅制前有金龍改為伏鹿賦上
坐龍改為鳳旗十二旒減為九駕赤纒六減為四及簾絳用黃羅處改用梅紅餘並具釐成道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六 王禮考
皇太子國簿 受冊寶謝廟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有司奏當用唐宋儀禮詔止用千人
親王儀從 引接十人乘馬擡攬官五十人遊唱四人

百官儀從 儀衛志曰以上職官人力從物不得僭越其外任官人從服執以本處公用或贖罰錢置又凡內外官自
親王以下儀從各有名數差等而未衣直省不與其賤者 曰引接掖掖內官從四品以下設之五曰從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
五品以上設之三曰本破內外正四品以下設之四曰公使外官正三品以下設之五曰從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
留守大興府尹以下等官設之本破如攝攝之職公使從公家之事從己私家之役者也五等皆以射糧軍非其軍非
驗物力以事攻討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偉壯健者收刺以資糧給之故曰射糧其首領則有將節承局
什將等名而皆統於隨路都兵馬總管府馬金之所以禮臣下足任使者其亦先代之遺法歟

元世祖至元元年十二月定中外百官儀從 十九年八月申嚴以金飾車馬服御之制
職官以下車輿鞍轡 車輿除不得用龍鳳文外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飾銀螭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獅頭
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素帶青幔庶人黑油齊頭平頂皂幔 鞍轡一品許飾以金玉二品三品飾以金四
品五品飾以銀六品以下並飾以鍮石銅鐵

明皇太子金輅 謹按明會典載皇太子儀仗內有金輅一乘乃永樂三年增定
宣孫車 永樂中定皇太子孫孫禮儀仗如親王降皇太子一等而用象輅 郡王無輅祇有帳房

公卿以下車輿 洪武元年今凡車不得雜飾龍鳳文職官一品至三品用間金飾銀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素獅頭
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青帶青幔轎同車制庶民車及輅並用黑油齊頭平等皂幔禁用雲頭六年令凡車
輅葉四漆婦女許坐輅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景泰四年今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輅者宗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
輅者以四人昇之其五府管民事外鎮守公出必乘馬永樂元年駙馬都尉胡觀越制乘晉王濟塔朱輅輅輅為給事中周景
所劾有詔宥觀而賜濟塔書切責之惟文職大臣乘輅庶官亦乘馬又文臣皆許乘車大臣得乘安車後久廢不用武

輅者不祖不欲動庶職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永樂元年駙馬都尉胡觀越制乘晉王濟塔朱輅輅輅為給事中周景
所劾有詔宥觀而賜濟塔書切責之惟文職大臣乘輅庶官亦乘馬又文臣皆許乘車大臣得乘安車後久廢不用武

輅者不祖不欲動庶職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永樂元年駙馬都尉胡觀越制乘晉王濟塔朱輅輅輅為給事中周景
所劾有詔宥觀而賜濟塔書切責之惟文職大臣乘輅庶官亦乘馬又文臣皆許乘車大臣得乘安車後久廢不用武

輅者不祖不欲動庶職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永樂元年駙馬都尉胡觀越制乘晉王濟塔朱輅輅輅為給事中周景
所劾有詔宥觀而賜濟塔書切責之惟文職大臣乘輅庶官亦乘馬又文臣皆許乘車大臣得乘安車後久廢不用武

輅者不祖不欲動庶職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永樂元年駙馬都尉胡觀越制乘晉王濟塔朱輅輅輅為給事中周景
所劾有詔宥觀而賜濟塔書切責之惟文職大臣乘輅庶官亦乘馬又文臣皆許乘車大臣得乘安車後久廢不用武

宗正德四年禮部侍郎劉棻言大明集禮公卿大臣俱乘安車因請定禮扇織蓋品級等差帝以京城內安車織蓋久不行却其請而命輜扇俱如例行世宗嘉靖十五年禮部尚書雲龍言儀定式官三品以上乘輜扇者文官皆用肩輿或乘女輅乞申明禮制俾臣下有節道守乃定四品以下不許乘輜亦毋得用肩輿輿者隆慶二年給事中徐尚勳應城伯孫文棟等乘輅出入騎僭無狀帝命查文棟等俸下諭兩京武職非奉特恩不許乘輅文官四品以下用帷轎者禁如例神宗萬曆三年奏定勳戚及武臣不許用帷轎肩輿并交牀上馬輿與恩曰破格殊典則宣德中少保黃淮陪游西苑嘗乘肩輿入禁中嘉靖間嚴嵩奉詔跪直年及八旬出入得乘肩輿武臣則郭勛朱希忠拜命乘肩輿與南巡踵後遂賜常乘馬俱非制也

織蓋之制洪武元年令庶民不得用羅縐涼織俱許用油紙兩織三年令京城內一品二品用織蓋其餘用兩織鞞轡之制洪武六年令庶民不得描金金絢緞裝飾

國恤

宋宣宗嘉定十七年閏八月朔詔宮中自服三年喪明年改元寶慶七月禮部侍郎真德秀言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哀戚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居庸小祥而室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者雖能未如昔然入太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於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則見先帝於養立則見先帝於牆庶不負罔極之恩昭純孝之實德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精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謹按宋史禮志自孝宗以降外庭雖用易月之法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云

遼理宗統和元年正月朔以禮大行在殯不受朝二月以先帝遺物賜皇族及近臣

金太宗天會十三年正月朔遣使告哀於齊高麗使來弔詔諸臣使賜宴不舉樂

二十九年正月朔以即位詔中外賜內外官草恩兩重三品以上者一重免今歲租稅自來懸欠係官等錢銀貫孤獨人絹一匹米二石謹按金史禮志謂世宗開詳定所以議禮嘗圖凶儀凶歲十三節以備大葬迨宣宗南擣冊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六十一

王禮考

九

籍莫尋凶禮問焉者章宗紀是年正月即位二月始聽政計相距凡三十日蓋亦以日易月之制也然自此凡遇正旦及天壽節並不以受受朝賀后妃傳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土顯宗者慈皇太后冊宮后后許帝慶為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遽衣錦佩珠至於禮安子當俟服闋行之帝諭有司曰太后執意甚堅其待來年是可知三年之喪金固不廢矣

元英宗至治二年九月大皇后崩十月享太廟以國哀迎帝去樂謹按元史祭祀志凡宮車晏駕棺用香栴木中分為一割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鉛皮覆及覆其髀髀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壹瓶二盃一碗殮器各一殮殮用黃金為棺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綠綺奇寶為覆覆棺亦以納奇寶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媼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匹以黃金飾轡轡籠以納奇寶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葬畢王圻謂元之喪禮不可考大抵因循國俗者此也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帝崩詔行三年喪羣臣請以日易月論曰朕非效古人喪陰不言也朝則府裏哀退則衰齋杖經食則餽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先是十五年七月孝慈皇后馬氏崩葬奉陵至是太祖遺詔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妻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月皆釋服毋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母至京師請不在中者推此令從事

明成祖永樂二十七年七月帝北征至榆木川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時太監馬雲密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謀以六軍在外秘不發喪鑄錫為梓以殮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榮偕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謁皇太子八月至京師皇太子即日遣太孫奉迎至軍中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

明史楊士奇曰服制二十七日期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大學士楊士奇不可震厲聲乞之吏部尚書蔡義兼取一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極而視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之朝罷者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蓋臣子所及言士奇所執是也英宗天順八年正月遺詔罷宮妃殉葬謹按英宗罷宮嬪殉葬李賢數為高拱古今真盛德事伏讀御批通鑑輯覽曰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罷宮妃殉葬為可法後世夫以宮人殉葬自是亂政惡之宜耳何足誦為

盛德哉考等當日捧手詔頌揚猶屬臣下之體而史臣據以為誇美殊未去英宗之始末也

世宗嘉靖元年祖母孝惠邵太后崩服除部臣毛澄等請即吉禫事議再上命孝肅大皇太后喪禮澄等言孝肅崩時詭葬期不遠故暫持凶服以待山陵事竣與今不同況當正旦朝元亦不宜縞衣臨見萬國若孝思未忘弟毋御中門及不鳴鐘鼓足矣從之仍免朔望日升殿既葬四日帝御奉天門百官行奉慰禮始從吉迨孝宗孝康皇后崩禮臣以舊制上帝謂郊社不宜清罷告於又謂躬行諸禮前已諭代亦罷謁廟禮及太常寺以朝祖祔廟請各廟捧主官詔主俱不必出蓋從殺也先是武宗孝靜皇后崩禮部上儀注有素冠素服冠帶舉表及羣臣奉慰禮帝曰朕於皇兄后無服則上奉兩宮又追聖母壽且忍用純素朕青服視事請優再擬於是尚書夏言等言莊肅皇后顯號也長禮在臣民毋容議惟是皇上以天子之尊服御既絕不必御西角門羣臣成服後不當素服朝參及上喪葬儀帝復論殺皇后事宜與異朝皇后不同無几筵之奉當即行祔廟令皇后攝事於內殿言等議按禮卒哭乃行禫告蓋以新主當入舊主當祔故預以告也此在常典則然非今日義例殺皇后神主誠宜即祔太廟以妥神而祔告之禮宜免因具上儀制

可原
十九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十六

王禮考

十

之俎大官令引太社太稷之獸入作太穡宮正甯之曲太尉詣農位詣太社壇至酒樽酌酒訖作太穡宮草甯之曲太尉詣配酌酒訖作太穡宮昭甯之曲太祝進徹巨作應鐘宮娛甯之曲

郊之日用宮縣二十虞樂奏六成登歌鐘磬各一處 時太常鼓特唐會要舊制北郊宮縣二十架周禮經會宗齊六朝及唐開元家聞禮其數皆同家會要三十六架五禮新儀四十八架其數過多因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之樂三十六處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處用宮縣二十架登歌鐘編磬各一處又按周禮大司樂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圓丘奏之樂六聲則天神皆降蓋圓鐘為宮宮縣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圓鐘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於是定用宮縣二十架登歌鐘編磬各一處降

神宮縣奏乾甯之曲六成圓鐘三奏黃鐘太穡姑洗皆一奏

十四年太常護唐代之樂各自為名今郊廟社稷所用宗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為製名於是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擇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制宣聖廟樂 國子監言春秋釋奠於文宣王用留守司樂以樂工為禮生於禮未合請行禮官參酌唐開元禮定擬奠儀數禮行三獻樂用登歌大樂令一員本署官充樂工三十九人理神三奏姑洗宮來甯之曲初獻甯姑洗宮靜甯之曲升階南呂宮甯甯之曲哀國公酌獻姑洗宮轉甯之曲節國公酌獻姑洗宮甯甯之曲由終獻姑洗宮咸甯之曲送神姑洗宮來甯之曲至景宗明昌三年四月定宣聖廟登歌改為太常樂工

十七年十月武靈皇帝御臨壇時以別廟行禮用登歌樂 時給享太廟有司奏檢討唐禮孝敬皇帝廟時享用廟舞宮縣登歌讚皇帝廟至瑞拾月一祭用登歌其禮制損益不同今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不同難以容設宮縣樂舞并樂器亦闕少宜依唐禮皇帝給享典禮樂用登歌從之

二十五年四月宣宗上京聖武殿帝自歌本 先是十三年三月帝謂宰臣曰會甯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還都永安女子之計四帝御志舊風令之無效音樂習漢制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四月帝御志舊風命歌者歌女直詞願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七十七 樂考上

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二十四年幸上京至是宴宗室宮婦於皇武殿飲酒樂舞數月矣今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輩亦不易得也於是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羣臣故老起舞帝曰吾未

故鄉數月矣今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輩亦不易得也於是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羣臣故老起舞帝曰吾未

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訓誥 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親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於是諸人更歌本曲由

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高杳然思國家其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子孫當修身善德專於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圖克坦克賓盡志輔導之意於是帝自歌之皇太孫及克賓和之極歡而罷

元世祖中統元年七月用新製雅樂享祖宗於中書省 自憲宗三年世祖居潛邸命向當東平府公事宋周臣

宋周臣以所得禮樂舊人肆習毋忽十一月勅樂工老不堪任事者以子孫代之不足者以他戶補之至是年正月命宣撫廉布魯等召太常禮樂人至燕京六月命許唐臣等製樂器公服法服七月七日工畢十一日用新製雅樂享祖

宗於中書省禮畢賜預祭官及禮樂人百四十九人鈔有差

五年 宣宗 作大成樂 謹按樂成於至元四年世祖紀及耶律鑄傳所載並同禮樂志則樂之中統五年

未成灼然可見然則謂至元四年始成則又與志載三年廟享宮縣登歌二舞成備之說不合蓋有今年制作完備用之以昭大典矣而猶待明年始云若成耶若謂中統製樂先定其名至元而樂始成則志與中統五年已云中書省

上表稱習賀表國慶成之作表云如此說則又未可以此附會其說大抵樂成於至元三年是冬即用以享廟志但尚

未定名明年乃定大成耳其說如此則樂成於至元三年是冬即用以享廟志但尚

統五年樂成稱賀於前復載至元三年樂成用享於後則重出而自相抵牾矣

三年十一月初用宮縣登歌樂文武二樂於太廟 先是中統三年九月東平萬戶嚴光範

奏太常登歌樂

奏太常登歌樂

奏太常登歌樂

器樂工已完宮殿樂文武二舞未備凡用四百一十二請以東平漏籍戶充之合用樂器官為置備可命申書看
臣謀行於是中書命左三部大常寺少府監於興禪寺置局委官楊天祐太祝郭敬直其事大樂正郭剛辨驗音律充
收受樂器官丞相律籍又言今製宮殿大樂內編曆十有二虞宜於諸處選石材為之太常寺以新撥宮殿樂工
武二舞四百一十二人未習其藝遣大樂令許政程東平教之至元二年閏五月大樂署言堂上下樂籍官員及樂工
合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乞行製造中書禮部移奉太常博士議定制度七月申書吏部再奉太常博士議定行下所
司製造宮殿樂器既成大樂署郭敬直生名數以上九月省臣言太廟殿室向成擬於熙寧至元三年十月大樂成太
宮縣樂器咸備請徵東平樂工赴京師肄習以俟專廟制可是年七月禮志卷九新樂服成樂工至自東平勒翰林院
定撰八室樂章按禮志中統四年至元三年皆以本朝為第一室故樂有七室樂章大樂署編舞師律習之
十一月有事於太廟宮殿登歌樂文武二舞咸備其迎送神曲四成或成之曲作降神文武九成黃鐘宮三成大呂
角二成太簇徵二成應鐘羽二成送神黃鐘宮一成協成之曲無射宮一成以四上太祖曰武成之曲太宗曰
武成之曲皇伯者卓曰武成之曲皇伯者蔡空台曰協成之曲睿宗曰明成之曲定宗曰熙成之曲憲宗曰威成之
曲初獻盥洗曰肅成之曲名雖以威無射宮和獻升階登歌肅成之曲夾鐘宮司徒奉俎曰嘉成之曲文舞進武舞進
曰和成之曲亞終獻酌獻曰順成之曲並無射宮徹旦登歌豐成之曲夾鐘宮文舞曰武定文絃之舞武成曰內平外
成之舞武舞六成第一成夾鐘王汗二成破西夏三成破西夏四成收西域面五成取西蜀平南詔六成臣高麗服
交趾

十三年三月平家得其樂器 宋王黑舉國內附詔凡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尚簿儀衛等物盡仰收拾巴延入
臨安遣郎中孟魏籍宋太廟四祖殿景靈宮禮樂器及太常寺祭器樂器等物至十七年四月以宋太常樂付太常寺
十九年王楙翁又請徵宋雅樂樂器至京師置於八作司

十六年十月帝御香閣命大樂署令完顏椿等肄文武樂 先是召用東平樂工凡四百一十二人中書以東平地遙
惟留其戶九十有二餘盡遣還復入民籍至元三年十二月乃籍近畿儒戶三百八十四人為樂工十三年以近畿樂
工多逃亡僅得四十有二復徵用東平樂工是年十月命太常卿呼圖克約蘇召太常樂工是月十一日大樂令完顏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七十七上

樂考上

格等以樂工見於香閣文即魏英善迎神黃鐘宮曲武即安仁舞亞獻無射宮曲
二十七年十月新作太廟登歌宮殿樂 先是二十二年閏十一月太常卿呼圖克約蘇奏大樂見用石磬聲律不協
稽諸古典磬石莫先於泗濱水直未嘗得此今泗水在封疆之內宜取其石以製磬從之還審聽音律大樂正趙榮祖及
識辨磨材石工牛全詣泗州采之得磬珠九十製編磬二百三十命大樂令陳革等料隨應律者百有五十二年呼
圖克約蘇又奏太廟樂器編鐘至鉅歲久就壞音律不協遂鑄鐘鐘八十有一合律者五十造笙匏三十有四至是
乃新作太廟登歌宮殿樂至二十九年四月太常太卿香山又請採石增製編磬鑿孔鑄住泗州得磬珠五十八製磬

九十大樂令毛莊等審聽之得應律磬五十有八於是編磬始備
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升教坊司三品 教坊司秩從五品掌承應樂人及管領興和等署五百戶十七年改提點教坊
司隸宣徽院二十五年隸禮部其屬三興和署移和署廣樂虛教坊司散官十五詳職張廷得曰延祐二年教坊使曹
耀球拜禮部尚書平章政事張廷得曰伶人為宗伯按武宗中平章政事以儀儀為五品宣徽院使見本紀何以示後世力諫止
之

順帝至正十年九月祭三皇如祭孔子禮翰林撰樂章 先是江西廉訪使文殊訥建言三皇閏天立極功被萬世
京師每歲春秋祀事命太醫官主祭按禮未稱請於國子學宮聖廟春秋撰撰於是命太常定儀式工部範察監浙江
行者製樂器復命太常博士定樂曲名翰林國史院撰樂章十有六曲至是祭儀樂器俱備以舊籍百四十有八戶
充廟戶樂生御樂院大使盧亨素習音律受命教樂工四十有二各執其技季秋九月九日歲事前一日內降御
香三獻官以下公服備大樂儀仗迎會開天殿置樂章鐘神奉威成之曲黃鐘宮九成實泰成之曲大呂宮二成
頤成之曲太簇徵二成臨成之曲應鐘羽二成初獻盥洗奉鑼成之曲姑洗宮升殿坐與前同太鍊仗義氏位酌獻奏威成之曲並
南呂宮降殿與升殿同奉俎奏威成之曲姑洗宮初獻盥洗升殿坐與前同太鍊仗義氏位酌獻奏威成之曲並南呂宮初獻降殿與前同亞獻
農氏位的獻奏威成之曲黃帝有熊氏位的獻奏威成之曲配位的獻奏威成之曲並南呂宮初獻降殿與前同亞獻

農氏位的獻奏威成之曲黃帝有熊氏位的獻奏威成之曲配位的獻奏威成之曲並南呂宮初獻降殿與前同亞獻

奏國成之曲姑洗宮終獻同徹豆奏國成之曲南呂宮送神奏國成之曲黃鐘宮望雍奏國成之曲姑洗宮而一
明太祖初克金陵立典樂官明年置雅樂以供郊社之祭
命朝賀罷女樂 時吳元年六月實元至正二十四年也 永懷吳昭代紀略曰天子升殿女官隨侍女樂引導必起

於呂武臨朝而唐元宗變為故事至我太祖革去足洗千古之陋
七月置樂舞生設雅樂召學士朱升及范梈領之帝親擊石磬試定 先是命選道童優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太
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梈引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闕試之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不能辨以宮音為徵音太

祖哂其誤因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命樂生
登歌一曲而罷 張源國朝經濟錄曰高皇帝定樂時陳樂器於庭召學士朱升等考定帝親指磨命升辨五音對忤
旨怒欲法之起居注儀鼎從容前論解帝曰升自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也鼎頓首曰辨石音難蓋自古以來唐虞惟

后夔為能而此書曰於予擊石磬石百獸率舞詩曰既和且平依我聲聲蓋其難也帝曰即如是任賢儒治樂樂何由
和鼎其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之和而樂音和矣帝為震感
置太常司掌祭祀禮樂之事凡樂四等曰九奏天祀曰八奏地祀曰七奏大神祀曰六奏人祀
十二月置樂舞司 掌宴會大樂設大使使司和聲部左右司樂皆以樂工為之複改和聲為春鑾

洪武元年正月即皇帝位用樂 謹按此後成祖即位會享其儀不詳仁宗即位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但
鳴鐘鼓鳴鞀蓋以大喪徹樂也宣宗以後儲宮嗣立者並同世宗入承天統亦然
二月親祭大社大稷用樂舞 迎神奏廣和之曲奠玉帛奏肅和之曲進俎奏凝和之曲和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肅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夷奏時和之曲
四月禘享太廟用樂舞 迎神太和之曲奏冊寶熙和之曲不詳進俎凝和之曲不詳和獻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
豫和之曲終獻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徹豆肅和之曲送神安和之曲初獻則德熙熙仁各奏樂舞終終獻則四廟共

飲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十七上 樂考上 四
之至二十一年更定其初獻合奏餘並同 謹按明代二舞先武後文蓋主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之說
十二月定皇太子親王婚禮備樂 謹按納采之禮殿庭之樂皆設而不作鼓吹導引亦無振作之文此外行禮都無
樂節豈遺古婚禮不用樂之制耶至二十六年重定諸王婚禮用樂奏成化中定皇太子納妃儀亦作樂也

二年九月定蕃王蕃朝貢賜宴禮兼用大樂細樂舞隊 凡蕃王來朝禮部尚書奉旨即會同館宴勞酒行作樂朝見
之日皇帝御奉天殿大樂鼓吹振作
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 朝賀樂 是日和聲部先陳樂於丹雘百官拜位之南北向駕將出仗動和聲部擊鹿鳴奏

飛龍引之曲帝升座樂止促度百官拜奏風雲會之曲拜畢樂止丞相上殿致詞奏慶皇都之樂致詞畢復位樂止百
官又拜奏喜昇平之樂拜畢樂止駕輿奏賀聖明之樂還宮樂止 宴享樂 凡宴會用九奏三舞駕將出仗動大樂
作殿座樂止進第一爵和聲部擊鹿鳴奏起臨濠之曲引樂二人引歌工樂工詣酒案南北向重行立定奏畢偃麾押

樂引取工退第二奏開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業之曲第四奏削磨雄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曲第六奏撫四夷之曲
第七奏定封賞之曲第八奏大一統之曲第九奏守承平之曲其退還皆如前儀進第一次膳和聲部擊鹿鳴奏飛龍
引之曲食畢樂止偃麾度第二奏風雲會之食第三奏慶皇都之樂第四奏平定天下之樂第五奏賀聖明之樂第六奏

撫安四夷之舞第七奏九重歡之樂第八奏車書會同之舞第九奏萬年春之樂其作止亦與前同九奏三舞既畢駕
輿大樂振作入宮樂止和聲部執鹿引取工以次出 謹按寶鏡及樂志九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後後四奏壯
烈後二奏舒長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取工以次出 謹按寶鏡及樂志九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後後四奏壯

名風雲會精曲考 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精曲考 削磨雄之曲名喜昇平精曲考 安建業之曲名九重歡精曲考
合奏如何餘參諸 天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會精曲考 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精曲考
相初大一統之曲名風塵吟吟精曲考 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精曲考 其十二月按律樂歌正月太簇本宮黃鐘商
俗名大石其曲為萬年春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俗名中呂其曲為玉銜行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俗名大石其曲為

賀聖明四月仲呂本宮無射徵俗名黃鐘正徵其曲為喜昇平五月蕤賓本宮姑洗商俗名中管雙調其曲為樂清朝

請晚之日仍舊送還班荆則神樂之往王國教習者猶或有人然必特奏始造又可見舊例不行久矣

憲宗成化十二年六月製祀玉皇樂器樂章戶部尚書商輅奏罷之輅奏祖宗創為祀歲一舉行極為慎重令者

傳聞皇上推廣敬天之心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祀所用祭服樂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並新編樂章命內臣

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事天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濫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

並用南部之禮樂則是相去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死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且祀所用執事并樂舞生皆神樂類道

士為之但保利典疾痛之人一切不預祖宗制禮有深意存焉皇上為天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而

致有纖毫之不慎乎伏望聖明將所建神祠俾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樂器樂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凡內廷一應

齋醮應宜停止勿為費資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矣竊入帝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至孝宗弘治八年

十二月又命內閣改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奏近司禮監傳習聖諭進出祭三清真章令臣等改補進呈謹按天

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為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郭妄之說謂一天之上

有三大帝至以周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人鬼而加於天之上理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有制度

有節奏聲韻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召禍况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表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

祭祭用正月宮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製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進出樂章雖云出於

承樂大典蓋是書之梓博採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和未嘗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為後世法也陛下嗣統守成一

以太祖為法不宜以繼體下為此舉也疏入帝嘉納之謹按此皆書經之萌芽也前人尚能執正如此

懼不敢奉命者實不願陛下為此舉也疏入帝嘉納之謹按此皆書經之萌芽也前人尚能執正如此

七月十日大政記作九月日明書錄事寮增孔廟進豆僧僧之數上年正月國子監祭器俾士子以時習肄下所司議禮部覆奏

先師孔子多有禮無樂且合禮部以樂歌之詞備舞之數行下數司置選樂器俾士子以時習肄下所司議禮部覆奏

洪謨所言學校祭祀先師合用樂舞緣樂歌俾舞用人數多而州縣學生數少先行天下止令俟豐餘之時補造樂器

從之本年六月洪謨復言聖廟祭崇孔子既用天子冠冕章服則亦當用天子還豆僧舞宜增十盞十豆為十二盞十

飲定續文獻通考卷十七上 樂考上

二豆增六僧之舞為八僧之舞又樂舞之制古者鳴球擊瑟堂上之樂笙鐘祝敔堂下之樂而千羽舞于兩階今每羽

反居乎上樂器反居乎下殊失故制仍乞禮部令典樂者斥諸樂於上舞備於下為當事下禮部尚書郭幹等覆奏今

國子監所有孔子塑像寬十二號衣十二帝皆目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而還豆無僧之數則祖宗斟酌已有定式仍

舊為宜洪謨再疏帝帝以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還豆僧數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而羽舞

亦自是始居下云

孝宗弘治元年二月帝躬耕田禮成燕教坊以雜劇承應間出押語左都御史馬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

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帝改容斥去之

十五年六月吏部尚書馬文升因災異陳言十事其一訪名儒以正雅樂事下禮官高皇帝嘗命儒臣考正八

音修造樂器重定樂章其樂歌之詞多自裁定迄今百三十餘年樂音不復板正其間容有舛訛當釐正者近聞皇上

命太常寺知音官於內府造大祀樂器以純金為鐘西玉為磬夫自竟廢作樂以來鐘必用青銅磬必用靈璧石若用

純金西玉為鐘磬恐其聲不足以合眾音不足以感格神明且今太常之官恐亦不足以當制器協律之任請禮部

移文天下諸司博求中外工匠及山林畝畝有精曉音樂者禮送赴京本部仍會太常寺再加講論以求至當 明書

樂律志曰時憲鏡元翰林號知樂書言器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詔字殘編遺器及見其音聲今無從質也不形於

器不發於音鳥取乎辨博相高哉又言于北人頗諳俗樂所以多奢麗而知其古音當夕並西苑行聞南有笛聲頗促

而哀予愀然愀然動未旬日孝王崩國雖大變

武宗正德三年七月諭慶成宴始用雜戲命天下還樂工送京師 帝諭鐘鼓司太監康龍等曰慶成大宴華夷臣工

所觀瞻當舉大樂近來音樂者缺非所以重朝廷也於是禮部議請選三院樂工年力精壯者嚴習教習從之仍令禮

部移文各省選有精通教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節斗百戲之類咸於禁矣 樂志曰時俳優之勢大張賦賞以伶人

進與諸伶侔寵權橫矣 謹按帝自正德二年賜富王宸濠者樂院院長秦雲等四人冠帶六年教坊司左司樂臧

賢以疾求退特旨留之十四年帝自宣府蠶樂婦劉氏以歸時帝雖重伶官俳優聲熾思寵之詔史不絕書方之考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納黃神倪岳之談述矣疏一

世宗嘉靖元年四月始命與獻帝家廟享祀樂用八佾 和皇親將養奉命奉祀安陸乃以祭器樂舞為諸禮部設如

鳳陽例用童子十二無設樂奏凡再上不允御史黎齊等言古有七世之廟無皇祭之文廟祭當隆墓祭當殺今

陵祀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六科給事中戚繼等亦請集廷臣議定樂制期於得中於是禮部請下廷臣會

議至是議奏帝后尊稱序於聖母之懿旨安陸立祠成於皇上之獨斷情者已兩慮矣然正統本生義宜有間樂舞聲

容豈可無別八佾既用於太廟則安陸廟祀自當有辨以避三統之嫌時廷臣集議者數四疏留中凡十餘日特旨竟

用八佾至七月禮部左侍郎即實諫言通者言官論列皆以獻廟八佾為過以宜聽納伏望收回成命勿憚吏改使正統

本生兩無所嫌廟廷王國等威風有辨帝曰樂舞已定宜設官管理其祭服祭器舞生器節各令所司備之

九年三月皇后親蠶於北部用女樂六奏去舞 是年始祀先蠶帝謂當備樂舞而宮人不足又謂祀服當與樂舞生

異制下禮部議禮部言祀先蠶之禮周漢以來皆行之其樂舞儀節經史不載考之唐元九先蠶儀注陳設之日大樂

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宮內壇之內諸女各位於後則祀先蠶用女樂之樂則宜用八佾可知矣又考之宋儒陳鳴鑿

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宮縣之舞八佾新縣之舞六佾先蠶儀設宮縣之樂則宜用八佾可知矣又考之宋儒陳鳴鑿

書事先蠶圖下有宮架登歌之禮而不及舞生等前其先蠶儀已擬樂舞全用御札以宮中人數不足以成減八佾為六

佾茲復先聖論議庶臣等過考禮書有樂有舞雖祀禮之當然周漢之制既不可考宋祀先蠶代以有司又不可據惟

聞文武之義非婦人女子之事亦罷之止用樂歎減樂舞亦於古制有合且以見少殺先蠶之禮帝乃曰舞者

樂之感通尤甚漢蠶東郊色尚青魏蠶西郊亦尚青非其色矣今樂女生冠服宜用黑從之

五月更定四節復定分祀圓丘方丘春日夕月天神地祇樂章 時方釐展南北郊復朝日夕月之祭命詞臣取洪武

時舊樂歌一切更改國丘迎神中和嘯玉帛肅和進組儀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熙和徹樂雅和送神清和望燎

時和始祀洪武時曲名同並同也改方丘迎神中和嘯玉帛肅和進組儀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熙和徹樂雅和

望燎和徹樂送神俱實和曲詞亦同按洪武時曲名同國朝日迎神熙和洪武舊玉帛肅和和初獻壽和禮亞亞獻

時和禮中終獻保和也徹樂徹安和禮送神韶和禮望燎有詞無曲名按洪武舊曲有自真舞以下或同朝日此曲名天神壇地祇壇

獻豫和終獻康和徹樂安和送神保和望燎有詞無曲名按洪武舊曲有自真舞以下或同朝日此曲名天神壇地祇壇

迎神各奏保和之曲洪武舊曲名初祀和奠帛以復俱如舊舊與朝日同

六月中允庚道南請稽古樂以裨盛典 朱載堉撰絃索古樂譜曰嘉靖間祭酒呂柟奏乞欲撤太常樂官轉輸諸生古

樂節奏部議以為太常樂與古樂不同難以遺擴宜令諸生自行講求習學古樂辨於是選知音監生衛良相等率其

卷十七上 樂考上

欽定續文獻通考

禮考

樂考上

審者協律連夕教成奏之詔嘉其勤儉祿一級尋陞為少卿掌教雅樂

十一年三月定寄祀章 禮部尚書夏言等奏一祭品玉帛邊豆醴醢牲牢等俱合照祈穀品數一樂舞謹按月令仲

夏命樂師作鞀鞀鼓均琴瑟管蕭執干戚戈別調宇室履黃飴鍾磬祝數大零帝用盛樂而杜氏通典亦曰零五方上

帝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零祀之禮所以祈雨澤必備聲容之盛以昭告於天地之間而宣達陰陽之氣故郊以禮

為重零以樂為主今零祀在近合照圓丘樂舞之數以四方之色成造樂舞之服飾祕解明令采色錯然舞歌間作足

以達宣和氣庶稱古人盛樂皇舞之制 樂章合用迎神奠帛進俎獻爵徹饌送神等曲得旨依擬明年五月言等奏

古者龍見而零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臣等奉酌古今為之會通一切奠獻樂舞歌且如常儀惟盛樂皇舞之說宜稍

依古禮定為聖制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時燈揚將舉將者宜暫樂奏雲門之舞樂舉乃暫禮畢仍命儒臣應括

雲漢詩詞意別製雲門一曲使文武舞生並舞而合歌之雲門者乃帝堯之樂周官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

天氣兩出地氣也仍於神樂觀增設鼓吹數番選教舞童百人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門之曲而舞曲凡九成藉以

鼓暢陰陽敷潤下土帝可其議

律呂精義曰嘉靖間太常寺典簿李文察著書名曰古樂登跡其說迂誤可取者少所撰譜據隔八相生諸說

軋本不知音而乃強作解事後世學者非有超卓之見不為所惑者鮮矣文察杜撰樂書以進所謂青宮樂章並譜節

徑經妄識者無不笑之今錄為撰譜戒杜撰記蓋旋宮者每篇各為一宮非每句各為一宮也文察不曉此理其所撰者

每句各為一宮迨致宮商角徵羽五音皆亂正古人所謂迭相陵者也 樂志曰世宗制作自任張黠李文察以審音

受知終以無成蓋學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論其理而施諸五音六律輒多末叶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曉其義是

以辛世莫能明也原一百五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七十七上

樂考上

樂考下

律呂制度

遼道宗大庫中以拒奏所定并斗定律 初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圓三分為本大庫中詔行拒奏所定并斗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焉大庫四旦二十八調則不用黍律以琵琶琵琶之

金章宗明昌五年實所講議權樂及律仍用宋大氣樂制 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訛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於地中以造尺律其後半弦以為高不可止用蘇鐵鐘尺至隋亦用之唐因隋樂不改黃樂之亂樂散失大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鐘編鐘處置承訓等枚石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奏定律

議者謂以唐樂當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堂書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奏累尺成律以其聲稍高用太府布帛尺並下太常樂三律景祐中阮逸胡瑄改造

下一律或謂其聲愈彰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開禧參用李照鐘磬加四清聲王朴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沈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沈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

造鐘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於太書其後沈鎮等論樂復用李照尺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沈鎮之說而取同之故用時君指節之尺使眾人不敢輕議

漢津所用指尺始與周隋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沈鎮之說而取同之故用時君指節之尺使眾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為說說其尺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

元英宗時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於律呂之學尤精深得古人不傳之妙著琴原樂原各一篇 樂處篇曰樂本於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度高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黍黍之法黍之為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

者從黍之而然撤黍之而否是故不可以為定法也必得士中所善履者候氣高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為樂必施之於宮而後樂生焉用之而天地應鬼神格

欽定續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七下

樂考下

人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衰道微流為賤工之事為士者恥取之豈特以高已往而已哉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謂律之各自為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夏之月律中黃鍾黃鍾為宮則太極為商始流為角

黎實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宮此自然之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被之於器而八音諧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於七音之中不亦謬乎黃鍾為衆律之祖宮聲為衆音之君皆專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為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用序

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為宮則變鍾為變宮還宮之法宮為濁鐘宮為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為變宮則是變宮及濁於大呂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於是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律九寸半之高四寸二分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長短雖不同而不失黃鍾之中聲故曰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

為然十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濁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物上陵於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泰定時太史使使齊儀議請候氣定律 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復禮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之葭葭候之上可以正雅樂屬郊廟和神人

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別其事上之適還他官事還版有志者惜之 吳萊張氏大樂元機職論題後曰卿余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道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越燕都燕都共亂又從汴蔡汴蔡陷沒

而東平嚴侯獨得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峯觀之增宮聲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樂部人孫猶世稱河汴間僅能辨其鐘鼓鐵鑼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求前代議樂自和峴

以下至六六鉅公而議論莫有定前日之宿弊者本謂樂和會未幾時侯已改鑄之云樂失于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平且深厭其鑄鐵鑄之勞則自取其樂之協時和銅齊以濟之當軒駟雖以老師循儒終不能必悟其銅

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天堂安享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懸至為造大氣樂府請以主上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當是時惟北京最尊神其說先鑄帝鼎八鼎復造金石鐘虛靡

鑊刻鍾彝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宮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難漢澤亦自知之書私謂其子仔宗亮曰樂律高北方元鼎水又溢出律高則樂過哀而國亂水溢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律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律不可以草創苗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宮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素變而廢漢世惟米荆楚燕代之謳相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朝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兵音北國之樂僅襲北俗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以胡學定雅樂唐至元宗胡部生俗部立樂工精樂生枝不通然後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廢宋大抵皆然嘗大晟樂書之行教坊也長張俊曾制大樂元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于龜茲白蘇祿海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管絃獨或上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與俗之雜行者乎古雅樂之未易遽復也古來律歷二事更相為用太史新公一嘗定應鐘曉世所未有子謂宜依古法經堂鼓及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律不可以草創苗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宮之樂亦可以草創又安得夫伶倫采獲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明太祖洪武初命冷謙定律 謙議用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為十六代完樂 律呂精義曰往年與善琴者論古今雅樂高下聞其說曰冷謙之樂乃古夾鍾調也俗呼為清徵調以第四弦為宮音老者歌之則揚不起失之太下恐非謂中和也恭元定之樂乃古夾鍾調也俗呼為清徵調以第四弦為宮音老者歌之則揚不起失之太高亦非中和也所謂中和者歌之正調是也俗呼為清角調軒轅氏之所造以第三弦為宮音比以琴樂一調比琴元定一調老者歌之不揚少者歌之不抑不高不下是名為中和也時與賢十世賢亦知音者以公舉大神樂觀生吹其所謂舊樂童謠與琴瑟相校所論不虛也 禮樂賦曰說者論大晟樂為宋方士魏漢澤所製此謂者亦求不知樂律者也宋漢議漢澤製樂為亂世之音史記周禮云亂世之音哀思深而聲哀非宋之音矣蓋謙所製者為太簇之羽中呂調也漢澤所製其逆神初奏為南呂之角之六年樂宮極末之富而樂音非宋之音矣蓋謙所製者為太簇之羽中呂調也漢澤所製其逆神初奏為南呂之角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樂考下

大呂變調也與謙之樂如參度黔首之不相合矣蓋謙之上均自太簇矣則夾鍾無射中呂皆正調也惟清黃清林巧為變調然此二變音也固無妨於變也漢澤之林鍾為宮者僅商角二音為正調其徵羽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中而變者居四矣南呂為宮者僅商音為調調其徵羽角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中而變者居五矣又况漢澤之律即李照之律下古樂二律所謂黃鐘者僅中太簇則其林鍾之宮從中南呂南呂之宮僅中應鍾應鍾管長四寸六分有奇而商角以下六均無一不出於變矣君則其細已甚而臣民事物靡然不振矣豈忍強明此真亡國之音也豈可與謙之樂同年而語哉 樂書曰律止於十二是矣然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天為君為父應聲輕清為臣為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鍾大呂黃鐘太簇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公謙議用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為十六豈非洞達音律者哉 原一百六

致仕行太僕寺丞張鼎請定雅樂 史料都給事中夏言舉張鼎應詔帝令吏部趣召之鼎既至請定元聲復古學謂大樂之正必先定元聲元聲起自冥冥既覺之時父子相承之際精緒成茲精意成聲積積成一分三十分一日十二時故養生於日律起於辰氣在聲先聲從氣後若拘於器以氣求則氣不能致器而反受制於器何以定黃鐘起元氣莫若用葦元定多載竹以擬黃鐘之律長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歷而候依法而取如葦管中先飛灰者即得元氣驗其時刻如在子初二刻即竹初一刻形於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刻即子正一刻形於正二刻矣願命欽天監知憲言官一同臣參考元聲庶幾可得 原無定見姑妄言之

嘉靖十四年太常寺卿張鶴請設特鐘特磬以為樂節復宮應以備古制惟元氣以定鐘律 詔取山西長子縣羊頭山秦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備候氣定律 樂律志曰帝從禮官議遂令內官高忠士郭侍郎林庭樞等度地明日曰禮部尚書言及庭樞等曰宗廟大工方殷其後復論之曰若特鐘難得巨石且石解清眇縱巨亦難及遠言對曰聖言深遠物理臣等所不及若井以銅為之又恐全廟正應鐘磬混同疑似且設特鐘特磬不過取為樂節似莫若獨燈於字為作止不動聲色望而可知帝從之而議者為笑矣 原一百七

宋理宗時姜夔造大晟欽謂正權衡度量 姜言惟俗樂高下不一正權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錄字中管之號今大小外樂有所謂下宮調中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雙韻十四絃以意裁聲不合正律者數甚家毒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雙韻曰胡琴秦瑟渤海琴沈薄抑鬱聲調含韻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湧溢於內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慳易以忘節流湏以忘本廣則若於則思欲者也家自為權衡猶自為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為準其他私為高下多寡者悉廢之則斯民順帝之則而風俗可正

遵道宗大康八年三月詔行恒泰所定升斗

元世祖中統二年八月頒斗斛權衡

明太祖洪武元年令鑄鐵斛斗付戶部收糧用以較勘仍降其式於天下

十二月命在京兵馬指揮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較勘街市斛斗權尺

宣宗宣德三年三月命各倉斛斗準洪武中制度官為校勘印烙木善上列年月及提調官吏姓名亦用印烙凡官斛籌非官印烙者不用私造者聞罪至七年令重鑄鐵斛每管各以一給之用為法則 周忱言行錄曰宣德間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先是久種糧長往往私造斛斗大小出入忱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解發屬縣依造木斛校勘烙印給與糧長收糧於是出入均平

五年以新舊鐵斛大小不一仍令工部照洪武年間鐵斛式重新鑄造發江南江北山東河南兗種諸處令兌糧官買依式置造木斛送漕運衙門較勘印烙給發兌

世宗嘉靖八年六月新定天平銅法頒行 詔天下司府州縣起解官銀俱照欽定天平銅法不得妄增耗銀違者撫校官治罪仍勒內府將舊用銅法送工部改造如制從都給事中蔡繼讓也

神宗萬曆十年六月工部給事中傅承胤奏准各處應用法馬以部鑄為準者一概解部銷毀

十九年閏三月令收解錢糧俱照嘉靖年頒行法馬 先是嘉靖年頒行舊法馬兩重與民相同隆慶年有新欽降法

欽定續文獻通考節節

卷十七下 雜考下

三

馬每百兩重一兩一錢收納通行民不勝困科臣華初春上疏曰新法馬之設非制也各省鑄解官者十之三雜用者十之一一概加增而火耗又復不減欲鑄而頒降日久更改不無動輒若京解用新法馬雜派用舊法馬又非重一之法宜照原降法馬乎收乎解分不得加增違者訪實參究詔可 謹按明代外夷權量之制陳誠詳使西域記曰哈烈國不置斛斛惟用權衡馬數賦賦源源照覽曰古里國用番楨名番刺失稱之權釘定於衡未稱準則活動於衡中提秤平為定釐星稱物則移準向前其量法鑄銅為升行使者名克曼黎 又按梁者之載度量衡以其皆本於律馬者及玉繕體例有之實於三者制度視關如也

愍帝崇禎十四年詔定律尺 時命工部察周尺之制工部不能定形問禮部禮部覆覆周尺之說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宋曹徽司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黨黍十黍為一寸是也有用指者有用葉者有用粟者有用蠶絲者有用馬尾者詳考之禮謂人指則長短不同粟黍則古量難得粟有輕重馬尾有巨細蠶絲亦難辨惟黍之法為正而又有謂黍者之屬用指尺冠冕垂髮之屬用黍尺者又有謂歲有貴數地有肥瘠黍黍較較亦復有不齊者故前代製尺非特用黍黍又必求古器以較較高唐書所載歷代之尺十有五種第一種即周尺與西漢劉歆銅斛尺東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程神之銅尺皆合今去古既遠欲求確據惟我高皇帝時命宋濂公詳考所定樂律及劉基等所定欽天監官量可憑而最著尤其關者宋和規用西京銅量皇即司天臺影表桌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測天度數不夷九其他字唐順之曰今欽天監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守敬精於律歷決非妄作著取其畧泰中者一十二百粒日乾之稱量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之命為九寸與表尺果合於今欽求周尺似不能合是而他表者高皇帝創垂法詒諸萬世當時製為鎮圭定按周尺若若以鎮圭之尺為圭若若欲別造準尺是必博搜古器如表尺之屬兼求真黍參互考定非可懸虛臆決也工部據以回奏奉旨既說周尺即鎮尺著照鎮圭式造尺 原一百八

鐘 金登歌樂鐘一處樂設於殿上前極間金鐘一在東北向宮懸樂大鐘四座初太宗取汁得宋之鐘感樂虞擊之

樂器

金之屬 雜考

以歸後就用宋樂有司以鐘磬刻歲字祀太宗諱皆以黃紙封之 元初鍾用宋金舊器其識曰大晟大和景定者是也後增製兼用之明初定樂祇命冷謙製鑄鐘編磬高宗中太常卿張瑄乃議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後卒不行景鐘 太和鐘增 明洪武二年鑄太和鐘其制做宋鐘以九尺九寸爲數高一尺一寸拱以九龍柱以龍虛覆於圓斤齊宮之東北懸之亦祀駕動則鐘聲作升壇鐘止則樂音作禮畢升臺又擊之儀禮舊樂作乃止初未有以名之禮官奉誓黃帝有五鐘其一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緣是以爲名蹟名之曰景鐘帝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合太和之義名之曰太和鐘

金鈺 謹按通考惟部有金鈺與金鈺丁字同列其狀蓋如小鐘俗部別有鼓吹鈺則形圓如銅鑄注云周禮鼓人所掌金鈺形如鐘與此異歟有鐘鈺云是鼓吹部之鈺不應與節樂之鈺同列但元時節樂之鈺亦如銅鑄其制正與鐘相似竊意邊金二代鈺式史傳雖無明文然元時亦必沿舊制大抵後代之鈺俱不作鐘式而作鑄式矣惟節樂之鈺其制已變同俗部則祇須並載不煩出也

金之屬 鑄按前代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三等六凡稱胡越者表取南北相距最遠習俗迥異者而言而非四裔之通號也前考於胡部即載有西南夷及島夷之類而王珩鑄考所採益廣如西洋之七十二粒翠牌河之三粒琵琶桂海之銅鼓腰鼓沙卷管其皆得以胡視之耶今特正之

銅鼓 宋范成太極海虞衡志曰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捕得者爲馬伏波所遺其制如生墩而空其下滿貯皆細花紋柱四角有小蟾蜍兩人一以手執之擊全以薄鼓 謹按明成化四年提督四川軍務兵部尚書程信等奏攻瓦山都等處洞寨獲銅鼓六三面萬曆元年兵部奏四川征都蠻無提獲諸銅鼓九十三面二年四川都督傅瓚等獲平九線成等寨得銅鼓有煊者六十四面鼓有聲者最一易十次易七八百十等皆刻鷲龍蟻奇又皇族相傳爲諸葛製以鎮蠻理然巡撫特表以進

銅鑼 金州 明制大駕國鑼有金四面以銅爲之 驗觀耕藉田教坊司合樂亮有銅鑼四面 方以智通雅曰雷驚電鈔云今人呼洗爲沙鑼又曰廟鑼近代賜製丹而夏使人官用此鑼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習以此欽定續文獻通考節 卷十七下 樂考下 四

金之屬俗部

銅喇叭 賦作 號筒 賦作 呼鑼 鐘味 賦作 威繼 尤斯書號今篇曰喇叭呼囉皆軍中吹器喇叭呼囉筒凡吹呼囉吹兵起身執器站立 通雅曰仗有大鼓長嘯長嘯今時之號通也口圓而長如竹筒一尺五寸又有小柄空管從筒中吹出之管即有鳴聲或即加或謂其始以鼓管後以銅作大感樂桓元製龍角所謂銅角也今俗云喇叭鐘直口曰號通筒口吹角十二響是也

石之屬雅部

磬 特磬 二辰磬 謹按鐘磬之小者編懸大者特懸懸則鐘與鐘鐘終始相應之特磬固特懸者也與十二辰鐘相配之辰磬虛合一聲可懸雅云特磬二辰特磬二特磬二特磬二特磬二特磬二特磬二特磬二特磬二則雖而小籥之則特而大通考云宋明道制特磬十二響大呂制云云然則懸磬固即特磬辰響亦可稱特磬矣

玉磬 天球 遵雅樂八音器數石音有球磬之樂器亦有玉磬 律呂精義曰鐘磬者樂之節也節者俗呼板眼是也節者字間故樂記曰繁文簡節之音聲鐘磬費乎少故節子曰縣一鐘而兩木戴磬曰縣一磬而尚俗此之謂也

夫縣一鐘一磬者謂特懸之鐘磬此唐虞舊制也或以玉爲之或以石爲之而不拘耳玉爲之者其名曰球益稷所謂鳴球顧命所謂球玉子所謂金聲玉振之類蓋玉磬之特懸者也石爲之者其名曰磬舜典所謂擊石拊石禹貢所謂浮磬於岳論語所謂擊於衞之類蓋石磬之特懸者也而周以降始有編懸之制故商頌有小球大球蓋石磬之編懸者也而禮有特鐘編磬此石磬之編懸者也要之編懸不如特懸之近古耳何況又有宮縣新懸則懸種種分

也
範委蓋家其本形存其舊名耳非必真用範及也夫既不用範臺而猶謂之範臺何也不忘本也其名古雅未可廢

笙 竽笙 和笙 王圻考曰按爾雅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元和志皆十九簧笙歌之用巢笙四宮應之用巢笙十二笙宮縣不用惟登歌則用四 律呂精義曰竽音之屬曰笙古云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又云笙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笙先儒以為大笙三十六簧小笙二十四簧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其說尚矣然除周禮外詩書及禮禮雅有笙而無笙爾雅所謂大笙十九簧者疑即笙字所謂小笙十三簧者疑即笙字然則先儒所謂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者恐無此理何以知其無此理也簧多必用大絕不惟吹氣有限不能備及而手亦難持也竽疑十九簧者其名曰竽又曰曰巢十三簧者其名曰笙又名曰和蓋此二器各有二名故也

竹之屬 排簫

簫 排簫 簫管 元登歌樂簫二宮縣樂簫十其制編竹為之每架十有六管闊尺有六分亦號排簫 謹奏元樂器別無管制則所稱簫管直是一物蓋即如笛五孔之簫因其單管而即以簫管名之也元制率皆沿習遼金遺金簫制雖不得其詳即此推之大抵登歌宮懸雅樂之簫皆條排簫散樂鼓吹等簫則皆單管之簫也 隋書樂志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而無二十三管之簫今則兼從二書之說其長二尺者為大簫謂之言其長一尺者為小簫謂之爰大小二等皆十六管以篋竹或篋竹仔者帶皮用之 劉勰曰簫乃十二律之本體虛廷最重之器故曰韶簫長短並列有以鳳翼故曰鳳簫一管一音無事一假借其十二管長短俱如本律或用加倍則鳳簫是也此言得之矣

簫 周禮籥師教國子無羽吹籥春秋壬午猶釋為入去籥杜氏註云內每去管惡其聲聞則是文舞吹籥以每明矣近世文舞雖執籥而籥師不吹是故籥矣其制亦不能成聲矣有志於復古者當使籥以舞可也然竹音諸器惟答最難吹之最難和籥而後謂之故許氏說文曰籥者樂之竹管三孔以下以眾骨棘籥籥字皆從籥旁是也吹法三孔蓋開緩宮急徵故下一孔緩商急羽故中二孔緩角急和故上二孔緩中에서도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七十七

樂考下

六

篋之笛以叶音聲而極之弦歌 律呂精義曰杜子春云笛五孔馬季長云笛四孔京師明加一孔為五孔又云近世羌人所造許氏說文云羌笛三孔風俗通云笛七孔漢朝中造以此觀之漢儒不識笙師所掌之笛矣古笛三孔與今笛異而與俗呼楚者頗相類而不同蓋俗則二孔古則三孔也或謂管從羌起非也羌笛今橫吹者是也張博望入西域始傳摩訶兜勒之曲自漢以來唯鼓吹部用之不入雅樂近代太常誤以橫吹為笛而呼笛為長簫故朱子語錄曰今呼簫者乃古之笛惟排簫乃古之簫可謂知言矣

篋 說文鐵管樂也从篋虎聲或从竹作篋爾雅大篋謂之沂鐵如註云篋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圓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越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篋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也按朱子詩傳曰篋長尺四寸圓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今觀此器連吹孔惟七孔先儒以為八孔蓋因廣雅之說而遂誤也惟鄭司農以為七孔者得之矣

水之屬 柷

柷

柷

柷

柷

柷

柷

柷

柷

柷

柷 柷 律呂精義曰爾雅所以鼓柷謂之止註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文獻通考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開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宋仁宗時禮官鄭康成以為板椎其中之權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奏可又爾雅所以鼓敔謂之敔註云敔如伏虎背上二尺七寸鉏錫刻以木長尺櫛之斂者其名文獻通考云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一尺七寸鉏錫以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又云宋因唐制用竹長二尺四寸析為十二莖先覺其首次三莖鉏錫而上體古法不擊也止敔三體戛之而與舊用木櫛鉏錫者異矣雜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若復古制之為愈哉謹按柷敔擊之法爾雅實說最是唐宋妄以之皆非也今但從爾雅實說可也

樂器

宋高宗慶元初兩宮奉上尊號用宮縣三十六架 謹按此乾道舊制也淳熙增用四十八架
金南北郊宮縣二十四虞登歌二虞 太廟宮縣三十六虞 按大輿計一年亦登歌二虞

元郊社宗廟用宮懸三十六虞登歌二虞

世祖中統元年七月設祖宗神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官攝事

樂舞

禮文舞六十四人武舞六十四人

金熙宗皇統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

貞元儀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

世宗大定十一年定一舞先文後武 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末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
行禘祫之禮亦依唐舊章萬石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又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後尋復
改之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為定

元世祖至元三年定宗廟樂舞名文舞曰武定文經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

成宗大德九年定郊社樂舞名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

明世宗嘉靖五年七月世廟用文德之舞舞增武舞 時建世廟成憲宏等議獻皇帝生長太平初不以武功為高其
三獻禮當用文德之舞帝從之遂去武舞生及引舞者六十六人其學生及文武生如太廟制已而太常請添用武舞

帝命禮部會張理議且曰以朕論之不用武功之舞所以尊護太廟也不為缺典禮言樂舞以倫數為降殺未聞以文
武為偏全若必以武功方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則萬以揖讓得天下者又為誤曰舞于廟於兩階此可見古之天子兼
用矣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舞詩記曰士子植纒而入去節擊者舞之總名可見列國諸侯皆兼用矣議者緣引漢章之
詔為證大既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者固未嘗無武舞又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宗廟亦未嘗去武舞使八佾之制
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天子文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

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七十七

樂考下

七

式四方垂後世帝覽奏報法曰卿孤經推論甚明乃從理議仍用二舞

嘉靖九年定文武舞生服制國丘服青紵緣方澤服黑綠紗朝日壇服赤羅夕有壇服五色羅原一百十七

俗部樂附文樂

自周陳以前雅鄭混雜隋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也謂為九代遺聲士清商者以韜之乃分雅俗一部雅

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拜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鐘宮中呂宮南呂宮各有商角變宮至唐高宗道調仙

仙宮為二十八調皆復濁至清下則益上則益清情者過節者流蕩其後聲氣或殊或以倍四為度復有中管之格

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乃應夾鍾之律樂設用之琴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夫雅俗樂諸曲悉源於雅樂

後失其傳而更為梵聲聖詞耳唐元宗天寶樂曲皆以遠地名者凉州伊州甘州之類又詔追調法曲與新聲并作其

調惟以羽為宮於是漢樂府絕矣永元以來因金之北曲變為南戲惟酒筵用之 謹按宋教坊樂分為四部凡聖節

三大宴高十九次陳奉間以雜戲繼之以致詞稱述德美舞用女弟子隊小兒隊各十次有雲韶部黃門樂也鈞谷部軍

中樂也孝慈道進以後不置教坊小兒及女童隊亦旋罷 齊東野語曰思陵朝庭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

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為菊部頭 楊慎丹鉛總錄曰女樂之興本由玉環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巫

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屬觀禱辭九歌所言正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

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

元太宗六年九月皇柔使用女樂俳優 鄭仲之使蒙日錄曰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承鼎人作之

明太祖洪武五年正月於將山太平興國寺建廣法會度兵死者躬自禮佛行三獻禮奏獻佛樂章八曲舞者十人

宋瀛有將山佛會記

成祖永樂五年二月命西僧高師達備瑪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禮皇祖皇妣高師率天下僧伽舉場普度大齋科十

有四日 武宗正德二年十二月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水致仕色色目人善陰道秘戲得幸於豹房言回文哲潤瑤榮大勝

中國上祝之晴都督昌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倭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十二人以進
世宗嘉靖十九年正月乙未貴妃閔氏薨禮部上喪禮儀注一靈極前儀仗內使女樂二十二人并花幡雲柳女隊子
二十一人 歷一百八十八

徽樂

遼聖宗太平二年三月以宋主崩詔諸州軍不得作樂 帝聞宋真宗崩集番漢大臣舉哀遣律僧臨等來弔祭置
宋主御靈寢寶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

金世宗大定四年五月早勅有司審究徽禁宮中音樂 二十一年二月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不聞
樂聲諸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廢之是辱其生計也其勿廢

元英宗至治二年十月享太廟以國哀迎香去樂
明太祖洪武二年閏辛壬午常遇春卒於軍計至遂定乘輿為王公大臣舉哀儀於東華門內土地設御幄皇帝素服乘
輿詣幄樂陳於幄之南不作

二十二年七月帝崩禮部定喪禮宮中服斬衰三年服內停音樂嫁娶中外官吏軍民凡音樂祭祀並輟百日十二月
禮部進奏儀儀異神主還京先於城外置陞次列儀衛鼓吹備而不作柎鑿之日太常寺設禮饌於太廟如時饗儀
樂設而不作

仁宗洪熙元年正月帝御奉天門朝羣臣不作樂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成國諸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帝曰山陵甫畢事忽遽即告朕明日亦不欲出見羣臣度曰四方萬
國之人遠朝聖王皆欲一觀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帝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與
情亦不宜備禮帝從之

武宗正德十六年五月策進士時喪制未滿就西角門引見行禮免傳制唱名并恩祭宴百官素服侍班樂設而不作
世宗嘉靖元年十二月以武宗禮葬遂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詣康陵行禮是日帝御西角門服黑翼善冠素服高屨

欽定續文獻通考詩部 卷七十七 樂考下 八

帶不鳴鐘鼓文官百官具淺淡色服高紗帽黑角帶侍班奏事如常儀禮畢帝還宮仍素服先是三日壽安皇太后服
除部臣毛澄等請帝即吉御奉天門祝事再上不許命考孝肅太皇太后喪禮行之澄等又言孝肅太后崩時距嘉期
不遠故暫爾持凶以待山陵事竣與今事體不同况當正旦朝元之會亦不宜素冠結衣臨見萬國若孝思未忘弟母
御中門及不鳴鐘鼓足矣帝不得已從之仍免朔望日升殿

十七年十二月尊聖皇太后崩遺詔服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君臣同之皇帝母過哀戚以妨萬歲母廢郊社示
廟百神常祀母禁中外臣民音樂嫁娶禮部具上表儀注自本日起通二十七日不鳴鐘鼓 曆一百

二十七日不鳴鐘鼓 曆一百

二十七日不鳴鐘鼓 曆一百

